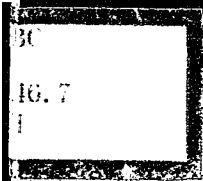


息消的假妹妹

林 鶴 徐



MG
I246.7
571

姊妹們的消息

徐鶴林著

上海

北新書局印行

1929



3 1763 9909 9

1928. 11 20付排

1929, 2 25初版

1——3000

每册實價三角

目 錄

一，姊妹們的消息.....	1	—	24
二，可憐的晚會	25	—	42
三，西湖上的喜劇	43	—	52
四，新覺悟	53	—	70
五，小污點	71	—	82
六，驢的呻吟	83	—	98
七，佳遇	99	—	106

姊妹們的消息

自序

我常常感覺到：人類的精神生活，直像一個無底無邊黑暗地窖；在這黑暗地窖中間，除了自己的手觸握自己的手以外，永遠觸握不到一隻別人的手；除了零仃孤苦地在黑窖中盲竄瞎奔以外，絕不曾邀到一個同行的人。有時聽見黑窖的這一角或那一角有一點聲響，有一點動作，有一點呼喊，便奔到這一角或那一角摸索去，但仍然摸索不到一隻手或一個人，……

儘管去找世俗所謂知心之友來歡飲暢談吧：是的，正當你歡飲暢談的時節，兩顆心似乎是合成一顆了，但席散人離之後，兩顆心依然是落不相合的，兩個人的精神依然是孤單單的！

儘管去和那種嬌態橫生的目光迷人的女性愛人同度那溫軟良宵吧：是的，正當那個肢體勾聯呼吸混合的時節，似乎是一種超人間的境界了，但一經分手之後，兩個人的心，靈魂，精神，依然是間隔得同天地一般的遠的！我呀，我就爲了永遠感受這種永遠間隔的痛苦，就爲了永遠感受這種永遠不得滿足我和人精神結合的需要的痛苦，曾無緣無故地把幾隻茶杯踏成粉碎，曾從夢中跳起來跑到大雨淋漓夜色昏暗的荒街上去徘徊散步，曾對鏡子裝鬼臉，自己批自己的頰，……

末了，彷彿得到智慧之神的啓示似的，在三年前一個極可紀念的深夜裏，就是那人類精神間隔的痛苦在我神經線上刺激，熱血的狂潮在我皮膚下面奔竄的一個十分牢騷十分狂悖的深夜裏，我便開始在一大張白紙上吐露所醞積的感觸了。這一個嘗試居然奏了效，感觸吐露出來之後，靈魂裏和肌肉裏遂共鳴出一種生命快慰的呼喊與情感舒服的呼喊來。……

過後，檢視這些白紙上所留着的黑點，覺得並不是文章，只算得是些感觸的記號，是些痛楚的哀鳴，是些需要的呼喊，是些熱情的淚痕罷了！

於是，二三年來，每當苦悶的魔鬼派少數步哨或

是派大批隊伍來襲擊我的時候，我作戰的第一個動作是拿筆，第二個動作是動筆。……而一百次的結果，那些苦悶的魔兵，總是一個個在我的筆桿跟前繳械下來。

于是一種新鮮的發明便給我的想像擒住：我們人類中間，所以誰不能了解誰，所以誰不能知道誰心中所思想的思想，所以誰的精神永不能和誰的精神結合；總之，人類的一切能力，一切動作，一切原則，所以統統朝着間隔的趨勢走，所以間隔的程度同天空中星羣間的距離一樣遠；就是因為各人肌體裏頭各人包藏一副肺腑的緣故，就是因為這一副肺腑的顫動熱度氣息，不能同另一副肺腑的顫動熱度氣息完全一致的緣故。所有我常常感觸到的人類精神間隔的苦悶，就的確是這個肺腑不一致的定律的自然產生的結果。唯有自己吐露出來的哀鳴記號。句句都是從自己肺腑細竅裏頭發酵出來的，才句句都和自己生命的熱度情感的顫動完全一致，才會給我一種平凡人類平凡宇宙所不能給我的慰安和快活。

我既然擒住了這個發明，我便養成一種愛好發洩感觸的習慣；朋友！我的創作慾的來由，乃根基于這個解除苦悶的狡計，算來真是一件十分可晒的事情了！

我理想中的創作場所，應該是坐落在大園子中的一幢精美小樓。小樓上的房子中間，應該採集一些藝術。朋友的意見同時依着自己的歡心，裝置一些藝術美的傢具：比如波斯綠的簾幕，裹花絨的鋼絃椅，粉紅漆的寫字檯，繪故事畫的書架子。廣大的晶鏡，一摺一綠一摺一紫的花樣電燈，……樣樣都是啓發創作的想像的，樣樣都是鼓激創作的情感的，樣樣都是調暢創作時的血流的，樣樣都是清沁創作時的呼吸的。……小樓下面，就設置一個浴間，浴間內安放一具綠石雕成的浴盆，靠浴盆的諸面牆壁上，裝幾塊大鏡子，每當創作多時身軀疲勞的時節，就赤裸着光滑的體軀，跳進這隻可愛的浴盆，一動手，熱水冷水便從那浴盆邊蹲着的精美巧小的銅愛神所玩着的小蚌殼內噴出，然後一面浮沈在清水中享受一個淋漓痛快的浴，一面用自戀的心情從四壁大鏡子中欣賞自己的胸，欣賞自己的腹，欣賞自己的背，欣賞自己的臀。……至于屋外四周的園地，應該每一區栽一種有藝術性的植物：比如甜的桃，橘，酸的梅，柚，是給我以味覺上的興奮的；比如木犀，芝蘭，茉莉，是給我以嗅覺上的興奮的；比如牡丹，玫瑰，山茶，是給我以視覺上的興奮的；……

然而這究竟是奢侈的幻覺，這究竟是渺茫的痴想！實際上：我發洩我的短促熱情的美妙場所，有時就在臭氣撲鼻的坑廁上，有時就在杯盤狼籍的飯桌邊，有時就在蔓草叢叢的枯樹根，有時就在文件堆積的辦公桌旁，有時就在燭光顫戰的讀書棹跟前，有時就在充滿犬吠聲鷄鳴聲語聲人笑聲的小屋裏面，有時就在一顛一簸一傾一倒的車廂中間。……至于情緒需要鞭策的時候，就喫幾隻甜的橘子或是酸的柚子，腦思需要興奮的時候，就用冷水擦一回頭面，血流需要通暢的時候，就迴旋舞一般的在方庭前頭跑躡幾十分鐘……

雖然理想離開事實如此其遠，我倒是覺得一樣可愛的！因為在紛擾的時間裡，在紛擾的環境裏，熱情一樣會蓬蓬勃勃地生長的，祇要心井深處留着熱情之種的話。熱情的種子啊，我願意你永遠居住在我的心井深處，因為惟有你，惟有你，惟你在血管裏頭傳佈了熱力之後，人生的一切冷感，才不致侵犯我哪！

十七年六月三日（五三慘案周月紀念日）

徐鶴林自序于新都

末了，讓朋友們自己來看下面所陳列着的七篇姊妹們的消息所表現的東西好了。這七篇中：可憐的

觀會，西湖上的喜劇，新覺悟，（原名婦人的勝利）曾在婦女雜誌上發表過，佳遇曾在南京京報副刊上刊登過，但均經一些修刪。朋友們，你咒罵我寫得壞，你讚許我寫得好，我都一樣的拿起歡迎的熱情來接受。

至於爲什麼把這本東西取名爲‘姊妹們的消息’？那是因爲這七篇之中，有四篇完全是女人的故事，三篇帶有女人的音訊，而這‘姊妹們的消息’幾個字足能够表現全書所含的意義的緣故。我本不喜歡時下所流行的捉出一篇題目做書名，以致把其餘許多篇不相干的文字很含混的概刮在內的辦法的。但這本書名恰恰需要這般取法，所以就這般取下了。

姊妹們的消息

—

麗麗：

我已經同斌羣麟三人離別了家鄉了。不過，她三人是帶着珠淚走的，而我却含着權笑走的。麗麗：惹人愁悶的家鄉，值得我來繫戀嗎？值得我來揮淚嗎？

我佩服你的留 A 垣度歲的办法。你看我回鄉以來，除惹了滿胸膛的愁悶不算外，還病了一場，弄得人也清瘦不少！你留在 A 垣，天天拚命學習騎自由車，兀尋消遣，好不可羨！但我就因這一點而怨你怪你，你爲何不邀我同來 A 垣，同學騎車？而今你竟兀自學會了，你存心丟人可知！

我此番所嘗到的來校旅行生活的滋味，真待我將

(1)

來即使活到我們的胡老先生那麼大年紀的時候，也忘記不了呢！十艙的帆船，三四個桐油商人，終日拚命的喝酒，整夜泥醉的打鼾；肥胖的老太婆帶着她們的笨重籃子，紅布鞋子，鬍鬚孩子，以及同她們的脚一般大一般粗的糯米粽子，咳，我們相信她們身上還有許許多多糯米一般大一般白的蝨子哩！

船艙中永遠充滿桐油氣味，燒酒氣味，同鬍鬚氣味。船艙外永遠是灰色的天，淒慘的風，同光禿禿的山。這旅行直挨了四天，四天！好久啊！我和斌羣只好永遠躲藏在艙角落裏，設若我們還存有孩提時代的當衆哭泣的習慣啊，我們真要放聲大哭一場了！

所以當我們的脚一踏上杭州街石，我們的靈魂，直同驟然受到超升一般。

我和羣今天回想到那種種氣味，還時時在鼻尖塗些香水呢。哈哈！

校中僅到有三位同事和二十多個學生，明後天決不能上課。

亞亞 三月二日

二

麗麗：

(2)

昨夜寫給你信時，匆匆地，竟不曾把你所最愛聽的話兒告訴你：通共我年假中到你府上八次，不，不，是八次半，第九次在你門口碰見你的媽媽，（也可以說是我的媽媽，）我倆就在門口談了十來句話，這不是只好算半次嗎？——你的媽媽每次祇是一樣的一開頭就要這樣的喊我道：「亞亞，你不是來看你的媽媽嗎？」跟着祇是一樣的扯我到她房裏喫糖橄欖，呵，何等甜美的糖橄欖，我牙齒縫裏永世留着清香的甜味。記不起是第一次還是第二次，我曾低聲問你的媽媽道：

「媽媽！麗麗姊妹沒回家，寂寞嗎？」

你媽媽立即走近一步，捉住我的臂膊，——你的媽媽太用力了，給我捉的好痛！——拍着喚着道：

「自然寂寞囉！亞亞，不過她姊妹比不得你這樣柔順！每次歸來總是一樣的和我生氣！亞亞，我看到你，我就高興了，我就不覺得寂寞了！」

你的媽媽說時真慈祥而可愛極了！居然把親生兒女看待我，我也老實不客氣地完全頂替了你，完全把你的媽媽整個的佔領過來。哈哈，何等有趣的一回事哪！但是，麗麗，你別生氣，止要你暑假回來，我就把一切奉還你了。

始終是一個真面目的我，在你的媽媽看來，正同我的媽媽看你一樣的說是淘氣，這其間是甚麼緣故呢？是你我的媽媽有種「幼人之幼」的傾向嗎？還是你我自己有種「老人之老」的性情呢？

今天，我和羣的心緒都不安定的很！人們當生活經過一度變遷（雖然有時是很暫時的）的時節，總會呈現這種特別意態的。

早上，斌麒有電話來，說 T 女校學生到的也很少，這兩天也不能上課。我便和她們定了下午遊湖的約。午後，我和羣驅車至 T 校，我一見到麒，我不覺驚退三步。大紅柳條的衫裙，滿鑲着閃灼灼的絲邊，麒變成一尊無錫泥菩薩了。心直口快的羣立刻嚷道：

「麒，豔極了！走在路上，包你背後有許多男學生跟蹤來哩！……」

麒的臉孔立刻脹得如同山茶花一樣紅。我猜知她立刻起了還是換掉呢還是任人訕笑呢的躊躇心情了！這真太使她難堪了！我忙歛了笑容，厲聲催促道：

「西子湖神在預備歡迎我們了，趕快的開步走吧。」

我說完，扯了斌麒就走，羣隨在後頭。

我們走到西子湖濱，一看，湖面正被一陣陣和風吹起千萬片鱗形的波紋；遠遠的環湖而立的山頭上，正蒸騰出白色的煙霧與天上的雲朵相吻；湖面輕艇數艘，漂浮如小葉；湖濱快活的男女，熙攘往來如穿梭；……麗麗，當我們找到一隻鐵椅子坐下的時候，那些兜攬生意的舟子，四個五個六七個便麇集過來：「喂，找到公園去？」「喂，岳墳？」「湖心亭，小姐們。」……真使我們厭苦極了！這就如同撥來一盆冰冷的水，把我們一天來所燃起的泛舟遊湖的願慾的火燄打的全熄。

羣看一看腕表，毅然站起來說道：

「去，盡我們的腳力跑去，還有三個鐘頭。」

我們立刻如同得了上官命令一般的很迅速地離開鐵椅子，並且各人的喉管裏都迸發出一種同樣應聲道：

「就去，就去，……」

這時，太陽慢慢地在滿堆着棉花一般的白雲塊的天空中運行着。自然的蘇生，用了加速度進行着，像新開的火車。湖濱邊整排的冬青樹已滿生新芽，一些別墅的圍牆上披着新藤的綠襖；小鳥啁啾着，鶯鶯呀呀着；春天完全佔據了地球。

在空闊而平整的湖濱路上，四人挽臂走着像一排幹什麼嚴重軍事的小兵；八隻輕快的穿黑襪的腳，跑來跑去彷彿竄奔的大鼠。我被擠在羣魘中間，我的思想便向羣的身上出發：羣的意志強，心直，口快，常支配人；在大家爭執的時候，她的說話常像一把斬亂麻的刀；在大家躊躇的時候，她的主張常像一根指南針；在大家疲憊的時候，她的言談常像一服嗎啡劑；……總說一句：她雖是一個二十歲的女人，她的意志，判斷，膽量，很像三十歲的男人呢。你以為然嗎？

昭慶寺的門口擠滿朝香的客。我們折入看的時候，剛有一位二十歲左右的時裝的女人跪在佛堂中央的草薦上，很虔誠地輕叩她的粉額。我們圍立在她背後，她一點不覺得！我馬上對準佛座，合起雙掌，裝得同師尼一樣，喃喃地代她禱告道：

「菩薩娘，
菩薩爸，
給她揀戶好人家：
吃大菜，
兜汽車，
金銀珠寶隨意拿！」

斌羣都「噉」的一聲，掩嘴彎腰像驟然中了什麼嘔吐病似的，笑得連聲音也透不出了。我隨手捉住斌羣的臂膊拉開幾步，然後用不快不慢的語氣辨白道：

「何笑之有！我不過代人家道出內心深處的期望罷了！……」

我的麗麗啊！夢想未來的丈夫，夢想未來的家庭，夢想未來的榮譽，夢想未來的幸運，不是普通婦女的青春時代最普遍的隱密的期望嗎？這種隱密的期望，會使一個健全明晰的婦女無故嘻笑，無故哭泣，無故頹天，無故稽地；會使一個怯懦病弱的婦女獨竄荒林，獨越險嶺，獨涉深潭，獨奔火井。但這只是普通婦女罷了！設若：有超人的人生觀呀，有超人的宇宙觀呀，有超人的藝術能力呀，則期望更成為公開的偉大，意志更成為有力的堅定，胸襟更成為無邊的豁達，睡夢更成為十分的恬適了。呵呵，麗麗呀！你我都早已了解女性世界的四壁，不是止懸着凡和鈴同玫瑰色的簾帷，而是滿懸着古今婦女各種慘死的寫真與未來世界一切女性應該研究的問題的。那末，麗麗，你我在這個佈滿了止知夢想，止知作樂，止知浮蕩，止知浪漫——唉！不如說止知尋死！——的女性的可

憐社會中，該怎樣睥睨自傲，堅決自持與繼續自勉呢？

麗麗，當我們坐在昭慶寺佛堂上古式竹椅子上休息了二十來分鐘之後，我們才感覺到遊興已盡，我們就坐車分別回校。

你看，麗麗，我是多麼的愛你呀！我剛才遊散的倦魔尚沒和我的靈魂分手，我就這麼詳詳細細地把一切統告訴你，不知你的一切肯這樣的告訴我不？

亞亞 三月三日

三

麗麗：

你的覆書給我無限慰安。我相信：當我的過敏的頭腦微微感覺到苦悶的時候，倘若一接到你的信，惟有你的信，你的滿載着活潑思想熱烈情緒與美麗詞句的信，則我胸中的苦悶更消滅了去，慰愉便奔進了來，猶之一瓶氫氣飛散了去空氣便填補了來一樣。或者，苦悶的時候，把所有苦悶的感覺通統吐露在素箋上寄了給你，則苦悶也就能跟着飛了出去呢。麗麗，不知你可有這種經驗沒有？

我們大多數是女性的頭腦，真愚昧而簡單得像初

步幾何學上的一條直線一般呢！平素裝扮得花花綠綠的絃，不是知道倉先生有夫人，並且和倉夫人還很說得來的嗎？論情，論理，絃和倉先生只該永遠留在朋友的位置上。但是誰料得到，每逢絃和倉先生及倉夫人同在一塊的時候，絃和倉先生的瞳人竟會像有銅絲繫住似的吸引得毫不轉瞬的呢！每逢倉夫人瞋睡，——瞋睡蟲往往尋壞幸運的人的頭上爬，一笑！——的時候，絃和倉先生竟會像逸了的囚犯似的挽着笑着跳着跑着的出去上館子看電影……的呢！咳，絃的頭腦若是複雜，怎麼不自己問：「我為什麼酒醉似的和倉先生玩這套把戲？」

羣就爲這事憤然武斷說：「婦女外表的裝飾越是複雜，內心的理解越是簡單！」麗麗，真的呢：社會裏頭，那些衫邊的花紋越是精巧得像稀世的雕梁一般的女子，那些頭上的髮扣越是閃灼得像衆星攢聚的天河一般的女子，一碰見善于搖錢囊的男子，一遇到善于顛舌頭的男子，她的心臟越會像老鼠一般的跳動起來呢！她的靈魂越會像醉漢一般的瘋狂起來呢！她的從積世梢皮祖宗遺傳下來的情慾越會像烈火一般的燃燒起來呢！倒是，倒是，倒是一些不專講美學的，一些不專事塗脂抹粉的功夫的，能忌口，能茹素，能甘淡泊，

能身心都規矩到底啦。

斌的丈夫，招斌赴滬營共同生活，斌便辭掉校職，答應了去。唉呀，「人生是什麼？旅途。死是什麼？目的地。丈夫是什麼？旅客。妻子是什麼？行李。」這是偏見男性的偏見話，觀此竟不能不佩服這是很合乎實際的話了。可憐的斌，居然「行李」一般的完完全全由「旅客」的尊意揮之來又復招之去了。但是，斌却自以為新式家庭的幸運在向她微笑，恩愛夫婦的歡樂在向她招手，所以東邊辭行，西邊辭行，臉孔佈滿了怡愉的光彩，手脚表現出輕快的動作，猶之一個離家久遠的孩子得到家人的招喚，將要踏上回家的旅途時所表現出來的不可言喻的快活神情一樣。其實，斌何嘗不覺得，離了他並不久遠呀！斌何嘗不知道，去了後完全受人供養呀！而竟毫不拒絕地跑向樊籠一般的生活路上去，于是我了解一切了，猜透一切了，看穿一切了，想破一切了：大多數女性自離了搖籃以來，就被人訓導着，就暗自祈禱着，以為將來靠着幸運而生存，可不勞一氣一力而獲得終生的良好食料。唉唉，那些在晨光朦朧中匆匆地出去，在暮色蒼茫中匆匆地歸來的婦女，只是幸運女神還沒有向她頭上撲落罷了！設若，一旦之間，幸運女神撲落在

她們的頭上，她們便立刻把工作的圍裙剪碎來了，她們便立刻把多量的脂粉塗上臉孔了，可哭啊！可笑啊！麗麗，斌昨晨去的，去之前，大家都很快活。所以，直等到火車的烟影同飛在天空中的小鳥一般高時，彼此還揮着白巾，喊道：「再見吧！再見吧！」

聾口已極，請你批評一下。

亞亞 三月十七日

四

麗麗：

斌來了一封信，這位少奶奶，寫得很矜誇，很昂傲，很分心，很疏略的！我就從她這疏略的詞句中，窺見她詳真的近狀了，一定的：她的男人爲要討她的歡心，給她雇了一個很雅馴的收拾房間的侍女了，給她置辦了若干座供她懶惰肢體坐臥的大臂椅了，給她剪製了若干襲合于她薄弱傾向的美麗衣裳了，最出色的，又給她安置了一具七八百元價值的鋼琴了；這種種稀有的漂亮的外國式的貴婦人的生活，自然要使他昏了，醉了，瘋了，狂了！麗麗，現代聰明的男性，往往建造這樣美麗的墳墓，往往挖掘這樣芬芳的陷阱，以籠絡女性，以安置女性，以幽禁女性；咳，

現代男性的頭腦真個有組織，手段真個高明，氣量真個闊綽啊！

嘻嘻，我又在肆口了，但是，管他呢，索性肆口罷！上帝已經給我一張嘴，我的聰明的靈魂又在上帝面前領到一紙「御賜亞亞言論自由」的聖詔，我怎麼肯辜負上帝愛我的美意哩！上帝又給我一雙超凡的怪惡的尖銳的眼睛，無論什麼紅紅綠綠的事情，祇要莫逃過我的眼睛的領域，那事情的骨子裏所躲藏的毛虫有幾頭，就莫想哄過我的智慧的魂靈。我的智慧的魂靈作了一個真實的報告，我的嘴巴就要肆無忌憚地盡情吐露的。若想我守口如瓶，除非邪惡世風把我的兩片嘴唇吹成兩塊巖石啊！

祝你健！

亞亞 三月三十一日

五

麗麗：

此刻我的心裏還異常難過，自我聽過我的同事張女士的談吐以後，不，是哭訴以後。

彷彿是成爲慣例的了：我和同事們在每天的晚餐以後，一定要會聚在那間佈置精美的電燈燦灼的小客

室裏面，圍坐起來，天南地北談論一番以消磨每晚的茫茫的時光的。今晚，大家正在談論一個以哭度日以淚洗面的小媳婦的種種遭遇之後，這位張女士，五十歲將近的張女士，便做出她平日上歷史班時的顛巍巍的態度。走到大圓桌跟前站住，打起微顫的顫子說：

「我，我也是，確實是，一個曾經以哭度日以淚洗面的過來人啊！不過，我的哭，是各時期不同的，換句話說，是有歷史的！唉，在我未曾生活到這樣年紀以前，我是將這歷史深深地隱藏在我的心房的最深處所，便是那個各人隱藏各人的痛苦，祕密同弱點的處所的！現在，我却願意說了，願意一五一十的說了。我希望我說了後，能夠減減了我回憶的痛苦與感觸的痛苦啊！一個人的少年時代同孩提時代的情緒，原和人類原始時代一般渾沌的。所以，諸位聽清楚，要講述我的哭的歷史就從婚姻時代講起，正同中國歷史從三皇五帝起一樣。我結婚後，我便變成一個無力的幸福瘋子，每當我的男人向我凝神時，熱吻時，摟抱時，我就立刻生起一種感激不盡的感動，那熱淚，好像在我娘胎中就滿盛在眼眶中的無力眼淚，總就因這感動而滾出來；但滾出來後，一經他的慰撫，總就立刻變成歡笑的。三年後，他發奮于哲

學的研究了。咳，什麼樣的哲學，竟使得青年好動的男人自願孤居于幽室之內！于是每當月上紗窗與夫風吹錦帷的時節，我的靈敏的感官就感覺到無依偎的寂寞與被遺棄的悽愴了；我的幽哀的心弦，就彈奏出嗚咽的心曲了；我的無窮盡的淚泉，就流濕了雙層的枕衣了。後來他到滇中去探親，呵，諸位可懂得親字的廣義解釋嗎？我費了九牛二虎的方氣，纔從旁方面探聽得他所探的親不是父母親，乃是妻子親啊。他原來早有妻的！你們想，這時候，我可傾了多少桶的清淚，推了多少次的心胸，哭得像個什麼樣的人兒哪！突然，突然，他飄飄地歸來了，他賠了若干個不是，立了若干個誓約，我乃想起已往的事情是灰黑色，將來的生活一定是玫瑰色的了。唉，幸運壞的人終究沒法改好的，我的生命史終究應該用淚水漬成的！有一個午後，當我望見一床呢被裹着我的男人的直僵僵的身體——他張口閉眼仰臥着像死魚一樣，我到死也忘記不了！——抬進門來時，我便不省人事了去。唉唉，憂患之來，又不只派一二個步哨，總是整營整團來的！他暴死後未及周年，無情的蒼天又奪去了我唯一的將以娛我晚景的六歲的小寶寶阿蓮。天呀！真不堪提起呀！自阿蓮死後，至今

二十二三年的歲月，那一歲，那一月，那一日的晨鷄歌啼時，半夜星落時，初更柝響時，我不哭，我能禁得住不哭啊！哭起來，總覺得有二三根粗大的莖從胸坎通到眼眶，那粉碎了的心兒肺兒的酸汁便沿着莖道衝到眼外；毫不似從前那種假哭那種淺哭那種有笑調劑着的哭了！我天天趕不到吃七句鐘的早餐，無可疑的，諸位定以為是我晏起的習慣的緣故，對嗎？呵呵，錯了！那遍體傷痕的黑暗蹣跚地跑向天邊去，那五彩斑斕的光線一絲一絲地從東窗輝耀上來，我天天都瞧得清清楚楚，我天天都噙着眼淚——不，是流着眼淚瞧到的！我下床之後，或者在窗前流覽晨光呼吸清氣，或者背着雙手在床前踱來踱去，總須等我這雙不懂事的紅腫的眼皮稍稍平復後方出房門；呵，這就是我為什麼天天趕不到吃早餐的唯一緣故，也就是我每晨的唯一消遣法了！諸位又都時常怪我日見病體日見消瘦，唉，這也就是我夜夜睡眠不足所致的！我這種可憐婦人的眼睛是憂患所居住的，而憂患居住的地方，睡眠是不來的！我呀，我的生命終將破碎在哭泣的下面啊！……………」

麗麗，設若你也在這裡，你便得看見張女士的一副不堪形容的似哭非哭似笑非笑的臉孔的可怕了，你

便得看見有兩位同事扶着中風似的張女士走向她房裏去的情景的可悲了！

麗麗，你的同情心很富，你看過這信後你的感想怎樣？

亞亞 四月十二日

六

麗麗：

絃的事竟使你憤激到這般地步，我真料不到！

但是，已經滾到斜坡半腰的絃，你以為能夠就此停止前進嗎？呵呵，她似乎非加速率滾下去不可呀！她似乎非滾到深谷裏不可呀！其實，並無什麼定律上的不可，只不過酒醉似的絃，自己無明無夜的以為非達到她的可恥願慾不可呀！

胡老先生的府上我去過好幾次。胡老先生時常提及你，尤其是胡老師母：

「麗麗這孩子進大學念書了，多幸福呀……」

「麗麗的男朋友不知道多不多，男朋友是傳染毒症的魔鬼呀……」

「麗麗的婚姻有人說及否？唉，你們的婚姻總該審慎一點好……」

麗麗，男朋友是傳染毒症的魔鬼的話，固然是老年人的過慮；但我們青年女人因為不能夠常躲在熱情的後營裏頭以致受着男朋友的情慾的矢石的射擊，弄得遍體傷痕，甚至斷頭折臂的，真很多很多呢！所以老年人的過慮，正和我們青年人的不謹慎不戒恆，一般可晒！

我們真要謹慎戒恆于熱烈的慾情啊！我們的視官聽官的經驗告訴我們：激烈歡喜的開場，必有激烈悲慘的結局；反轉來說，想事情的結局不悲慘，除非開場不要太歡喜。現在社會裏頭的一般青年男女，忙忙碌碌地熱血沸騰地互相呼喚着，互相挽聯着，互相盟約着，那般頭腦簡單的蠢漢還流着涎水以為可羨，解理清晰的達人却莫不搖頭嘆息以為可憐呢！盟約，現在青年男女間的盟約，真和賭徒立下的咒語一樣靠不住！因為他們或她們情慾興奮與夫靈魂狂惑的時候，為要急切地迅速地求事情有結果起見，便縱着軟滑的舌頭亂發盟約；及至事情厭倦了，盟約便踏遍地球也無從尋覓了！麗麗，我們應該同聲疾呼：

「姊妹們呀，

醒起來吧：

別迷信愛神的醍醐可以療饑，

別誤認熱情的前營可以安居囉！」
爲要使我的胸懷舒爽起見，又說了這許多！

亞亞 四月二十五日

七

麗麗：

你月考很忙，是不是？

那個醜東西絃，已經滾到斜坡下的深谷裏了。你
且看我同麒在電話匣子跟前的談話：

「倉夫人哭回鄉去了，你知道嗎？」麒問。

「不知道，怎麼樣去的？」我說。

「罪過，罪過，被逼去的！」

「倉先生逼她去的嗎？」

「自然囉，離婚書已簽過字了呢！」

「不識字的倉夫人如何簽法？」

「打個手指頭印！」

「絃一定志得意滿了？」

「無恥的很！無恥的很！」

「怎樣？怎樣？」

「倉夫人還沒走出房門，絃就佔上絃的眠床
了！」

「這兩天茲到 S 校沒有？」
「已告假四天了！」
「你猜想她還要到 S 校嗎？」
「我料她一定拋棄 S 校的教職了！」
「這兩天你看到這賤貨不曾？」
「看到的，看到一次。」
「一副什麼相貌？」
「粉紅綢旗袍，……」
「那里看到？」
「在新市場人叢中……」
「人叢中！……」
「在人叢中和倉急遽地挽行去。」
「我們要研究她為什麼醉心倉？」
「醉心倉的錢囊！」
「錢囊！……」
「還有金漆的頭銜！……」
「……………」

麗麗，你看過後你還是莫要憤激好！這花花綠綠的人生社會裏頭，已經幹出這樣青天白日看見也要駭人的事情的男女很多很多，而躍躍欲試預備要幹的更多更多呢！我們要喚醒她們，我們要救治她們，我們

要勸戒她們，我想，這就是我們生活在這世界上唯一的責任了！

亞亞 五月六日

八

麗麗：

今日這個日子，杭州人叫做放生節。全杭州城的太太奶奶……，都盡她們的經濟能力購買許多水產動物拋放到西湖中央去；她們當然以為這種漂亮的舉動，很可以表示它心仁慈；其實是利己計算，為要希望來世做更大的狐狸精哩！午後，我偕羣往觀，並且買舟遊湖；惹得精神疲倦，汗濕小衫。

麗麗，我僅可以簡單地告你幾句：今日的西子湖濱，簡直成了一個紅綠珠寶的展覽會；數不清楚的人羣之中，彷彿充滿飛來飛去的吻影。你瞧，你瞧：這就是繁華境地，這就是一般人所醉迷所夢想所腐集的繁華境地！

麗麗，我二三年來已經自己問過至少總有一千次了：「我將靠什麼工作以過此一生？……我對於什麼東西有特別興趣？」而我一千次總是一樣的自己回答：「我將創作文藝以度我一生，我自己覺得對於文

藝有特別興趣。」麗麗，你試對於這令人厭倦令人苦惱的人生設想設想吧：一個人，尤其是我們女人，如其沒有文藝的修養呵，則時代的鞭笞，禮教的摧殘，小人的嫉害，……將使我們痛苦憔悴，死而後已！如其我們有文藝的修養呵，什麼鞭笞，什麼嫉害，什麼壓迫，都給不了我們一星伎倆了！所以，麗麗，我決意用鋼鉤子把文藝天使鉤過來如像小孩子鉤取美麗的鮮果一樣。承你問我，直陳以告。

亞亞 五月十八日

九

麗麗：

今天，灰色的早晨剛向皺着眉頭的夜色微笑時，我們的親愛的胡老先生的靈魂，就于此時蹣跚地：跑向極樂世界去了！我夢寐中得到他家人的電話的報告，我便呼程媽陪我到胡家去送他老人家的終。其後我同來時心裏十二分難過。我並不是為胡老先生的死而難過，胡老先生享年已高，德望又尊，死與不死一樣，用不到我們來起無謂的難過。那末我難過什麼呢？呵，當我坐車經過青雲街時，我看見無可勝數的男女，衰老的，幼弱的，挾飯盒，挾菜箱，匆

(21)

匆地，忙忙地；向高大而威嚴的工廠門裏鑽進去，——不，不，是向冷酷而橫暴的地獄門裏鑽進去！他們同她們的眼睛迷糊着，我看是睡眠太少所致的；他們同她們的臉孔黃瘦的很，我想是飲食太坏所致的。他們同她們的靈魂像驚弓之鳥一般的顫栗着，我猜是工廠裏天未明就響起的汽管的嗚鳴聲所嚇傷的；他們同她們每天犧牲半個生命的精勞，換得一些僅夠供養一天食住的代價，我彷彿看見廠主的威儀比汽管裏噴出的黑烟更其高，我彷彿看到勞工者的生命比一口唾沫便足以淹斃的螞蟻更其小；我的同情的熱血漲得很高，我的熱烘烘的眼淚便撲刺刺滾出來了！

睡魔已臨，不多寫了。

亞亞 六月七日

十

麗麗：

英自殺于津門了！英是我中學時代的同學，我記到你也同她會晤過好多次的。她的性情多柔和，恣態多活潑，希望多遠大，誰料到她和我相別這五六年中，上了婚姻的舞台，演了家庭的慘劇，于今終以自殺聞！

(99)

英自殺的消息，書告我的。現在我摘錄青的來信段于下面：

『亞亞……我們的英，素來迷信「人生為戀愛而生存」的英，于今終竟為戀愛而死了，咳，自殺死了！前年，她同她的許多好朋友中的一個好朋友M君結婚，一對美滿鴛鴦，一年四回往來于京津道上，好不令人羨慕！那知吝嗇成性的M君的家庭，覺得担負媳婦的費用真是一件最不經濟的事，遂突然要停止學費的供給；我們想：要使活潑慣自由慣的英屈服于吝嗇家庭之內，真不是易事！然而英與M想要戰勝頑固家庭的頑固主意，更不是易事了，英和M遂暗地裏定了一個計劃，咳，是一個出于萬人意表之外的稀奇新穎的計劃呀！計劃是：「M和英宣布離婚，離婚後英必能取得英的母家方面的費用的供給，待英補足大學一年半的課程之後，英和M便宣告破鏡重圓。」果然，M同英便假詞性情不和而離婚，英即由母家供給一切了。那知事情未到半年，M竟當作真和英離婚似的另軋了一個親膩的女朋友。唉呀，這就是男性容易忘情容易背約容易壞事的證據了！英寫一封信質問M，M不回

(終)

答；英寫二封信責備M，M又不回答；英寫三封信四封信以至七八封信給M，M終不回答！可憐，情緒豐富的靈魂稚弱的英，便覺得一重極厚極闊極重的黑幕，頓然自身破裂，無可疑的，甚麼過去的愚昧，甚麼目前的被棄，甚麼未來的空洞，都歷歷浮現在眼前了！于是她悔恨萬分，痛傷萬分；她的母親愈勸慰，她的痛傷愈深切；所以在一個可痛恨可紀念的夜裏，她就下了一個不可撓的決心；真真勇敢呀，她就喝了一杯濃強水！……………北京同學痛英之慘死，定于七月一日爲英開追悼會；但莫不恨M之儂薄，開追悼會時將有對付M的嚴厲的條件提出。』

麗麗，承你約我到A垣度暑，事實上大約有允許我允許你的可能，三天後答覆你罷。

亞亞 六月二十五日

可憐的晚會

『功課完畢，
要回家去，
老師同學，
明天再會！』

二百多個小學生分行站在操場上，後人的嘴對着前人的後腦，同聲這麼歌唱着：

唱畢，魚貫似的走出校門。他們肩上都掛着書包，手上都拿着三角板米突尺墨水瓶以及各色各樣不勝枚舉的零星東西，更加上那種得到回家過夜的熱烈歡喜所表現出來的趕忙神情，直彷彿搬窠的螞蟻一般。

學生走完得，那些爲兒童而盡瘁的女教員，才把

引得很長很長的視線收短回來。於是拍拍肩背上堆積着的灰塵，拂拂襟袖上塗染着的粉屑，你牽我，我挽她，七個人牽牽扯扯的上北門公園散步去。——這是她們照例的散步。到了這時她們都照例會把剛才一天辛勞忘記了。

這天的散步，密斯單獨獨異樣：美妙的臉孔上蓋了一層很厚的愁雲，脚步不如前咋的輕快了，舉止也不活潑了，姿儀也不放逸了，笑聲更難得發出了。有時低着頭，默數脚下的白石與枯草。有時仰着首，靜聽秋天的夕陽與落霞。同事們的濃笑細語，公園中遊客們的淺吟低唱，都絲毫不能透進密斯單的耳房：密斯單真頹唐而憂悶極了！

起初，密斯單的同事們都一點也不覺得；因為同事們心目中以為密斯單是位絕對樂觀者。及至密斯單愈走愈落後了愈遊愈憂悶了的時候，同事們才感覺到：一隻平昔的快樂鳥，今日竟變成一頭可憐蟲；這樣一隊忘世樂天的仙女後面，竟跟着一位彷彿低歌着「嗟予夫」「嗟予子」的塵俗婦人。

同事們才受着電流似的，笑也斂了，話也歇了，脚步也遲緩了，舉止也重了，往日來遊必坐的清香閣也不去坐了。只聽見一位密斯的嘴唇內輕輕發出一

句『我們回去好了』的話，大家便不期然地轉身向公園外走了。

密斯盛密斯沈和單最友好。便走近單的身邊並肩走着。盛很想找些適當的話來慰安或詢問單的憂悶，可是驟然間那里找得着。末了密新沈方指着身邊的一帶草原說道：

『單，看呀？』

單無力地回答道：

『看罷！』

『這新氣盎然的原野：很宜爲高士徘徊，更宜於將軍馳騁，尤宜於我們的「辟克匿克。」』

『不，不。這空闊而荒涼的草郊：是幽靈會合的佳處！是骷髏展覽的大地！是我們葬身的最好地方！』

同事們聽見單的話，不禁毛髮悚然。盛問道：

『單！你今天爲什麼憂悶如此？悲觀如此？』

『我很不得立時自葬身軀於這草郊的肥土之下！我實不願活在世上苦惱一生！昨日以前，我以爲可以和諸位一樣的長享清靜而美善的生活了，那知惡魔終究不肯放鬆我，終究不肯任我的身心得到稍多時間的清靜。我呀！我從前是命運女神髮上的彩結，但

不知犯了什麼罪，結果，却被命運女神把我摔到污穢不堪的牢獄中來了！其後：我勉自勸慰，勉自寬懷，勉自含忍，勉在牢獄中創得一些清靜的生活來。唉！半年多來，我心頭創傷方稍平復，清靜生活方與諸位過的有頭緒；那知惡魔終不忘我；雖然我有膽量有能力有理由與惡魔反抗，可是我總感覺到人生，唉！婦女的人生，實在太可憐太可嘆了！所以我這具女性身軀——唉！造物爲什麼給我一具女性身軀啊！——還是早入安樂土比較活在世上苦惱好！』

蜜斯單說到這裡，似乎聲嘶力竭了，滿眼眶都是淚水。

同事們雖然不能懂得她的話的來由，可是都明白她竟是世間可憐婦女了。所以各人都表嘆息於不言中。

她們靜悄悄的在寂寞的路上走歸，只聽見裙裾相擦的淅淅聲，與幾位蜜斯革履的得得聲而已。

她們到了校中，各自休息了一會，便齊集餐室用晚餐。這一頓晚餐也用的不如往常好！大家的「話匣子」的機器彷彿驟然上了厚鏽，大家都不住的看住盤中的飯，把飯中間的米粒揀出很多。

飯後，洋房樓上一排七個精緻的教員室內都放出

閃灼的電燈光，這七位女教員各自在室內隨便工作着。樓下恰巧是二個闊而大的教室，其中一個燃着電燈的教室內有二三十個寄宿女生在自習各人課本。

知道某事的一點端倪便想把某事的全體都一併知道是人類普遍的心理。這心理便使得這幾位女教員在隨便工作的時候都起了種要趕快和蜜斯單敘話的期待，都感覺得這晚的時光真是茫茫的焦悶。所以一到了九句鐘學生自習完畢後的時節，同事都跑到蜜斯單的室裏來。

蜜斯單因為憂傷過度，神思恍惚，正上床去預備獨自把無窮盡的淚泉拿浸潤那粉碎而焦了的心兒的時候，拍的一聲，盛推門進來了，跟着沈進來了，跟着三個……六個都進來。

六個人各找了適當的坐位，看看蜜斯單坐在床沿，僅穿一條黑色的小短褲，同一件時式的小夾衫；完全露出美妙的項頸，同細膩的臂膀，異常惹動別人的視覺。腳上穿住緊貼貼的長達膝上的黑絲襪，扣着一雙玫瑰色的扣帶，使別人覺得這雙修長合度的腳非常精美而可憐。就如那位很有學問的最有年紀的蜜斯王，心中也很不相信這樣縹緲而年青的女子，會有什麼可憐的遭遇的！

在這個可憐小房間的小晚會中，老密斯王便不客氣的先發動了。她根據了多年教國文的經驗，採用作文教學法中的「側進」法，笑着喚着說道：

『密斯單！我們都打算給你解悶來的。我想：你看見我們這許多笑嘻嘻的臉孔，你就該把你酸了的心兒弄甜轉來，愁了的臉兒弄笑轉來。密斯單！我單獨誠懇地請求你：至低限度，把你的心緒恢復轉來和昨天一樣？』

密斯單只強笑了笑，還未及回答，那位滿臉孩子氣的教體育的密斯盛急忙接着王的尾聲說道：

『是呀！世界上原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足以打擾我們安定的心田的。來！來！就請珠喉嘹亮的沈來唱歌，我挽着單來跳舞。我們務使這小小房間內充滿了笑的空氣，單的美麗臉孔上露出樂的光彩來。哈！我祇要找到一個可以開心的機會，我的心花就馬上能夠怒放的啊！』

今日心緒劇變了的單，却把盛的一片宣傳快樂福音的善意，當作一種惡毒戲謔的惠贈。便用一種抱怨的口氣說道：

『不多日後我就要找求我的大安息！然後一個給我歌唱着，一個給我跳舞着，我的靈魂或許會笑起來，』

把生前一切苦惱都忘記乾淨。今晚：你們固然爲打算解除我的憂悶而來，但何嘗不可說是爲要打聽我憂悶的原因而來呢！是不是？』

密斯單說到這里，對大家瞅了瞅。大家都微笑而點首。一會兒密斯單又繼着說道：

『其實我也很願把我的……我的……都說給諸位聽的啊！半年多來：諸位雖都知道我是一個已婚者，却不知道我是一個婚了而飽受痛苦者；諸位只知我滿臉孩子氣，滿胸懷快樂主義，却不知我內心深處時常隱痛着；原來我的孩子氣，我的快樂主義，完全由於我聰敏靈魂的指示而假裝出來的啊！』

坐在單身旁的一位密斯搖頭嘆息道：

『可憐！竟假裝得如此其好！』

『有甚麼法子呢？即使你登到喜馬拉雅山的頂高峯去大聲疾呼，或整天躺在淚水做成的大池內椎胸號啕，誰來響應你誰來同情你呢？含裝瘋作狂足以自慰自解自拔外，有甚麼更妙的法子呢？

四年前，是我二十一歲的那一年，唉！便種下痛苦的根苗了。那年我剛在K女師三年級讀書。由一個同學的介紹——介紹異性朋友，便是傳染毒症的代名詞啊！——結識了他，他！……他就是給我吃苦煞人

的黃連的人呀！我相信：我們女子對於平生第一個男朋友的熱情，倘能堅守壁壘似的不爲所動，那末我們仗着第一個男友所給我們的種種經驗，再去結交第二個男友以至於第三個第四個……我們經驗逐漸豐富起來，結果我們會成了一個又溫柔動人又剛辣怕人的社交能手，得到多數上流男人的恭維與虔敬。倘若不能堅守壁壘呀，咳！倘若溫柔易感呀！一結交了一個男友，如同兒童捉迷藏似的抱到一個便不肯放手；那末，我們一生的幸運或痛苦，祇好完全由這一個男人手上隨意支配發落了！而社交場所便不得涉足了！諸位知道的：大凡十八九歲以至二十多歲的青春時代，是我們婦女一生最有隱密期望與最多甜蜜幻夢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中：那怕勾引你的男人是個怎樣不高尚沒有學問的，那怕你對於愛情本身也有很高明很確切的見解的，但當他感動而興奮地求你許婚時，你也會迷惑地允諾了。自然哪！溫柔易感的我在白露流珠的青春時代碰見了情感十二分狂熱的他，便什麼問題也不發生了，只知道互相增添愛的燃料，迷信靈肉一致的戀愛論罷了。後來想想：才慚愧自己做了熱情的俘奴！才拜服那些能堅守壁壘的姊妹女界英雄！

他在和我做朋友的期間，不，是戀愛的期間，他從他辦事的公司裏至少二天過來看我一次；那美麗而動情的信哪，至少一天寄來一封；——雖然彼此相距只三四里——他來看我的時候，大都有可愛的物品帶來送我的；他寄給我的信，大都署明夜中一時或二三時寫的。每逢例假的日子，他整天陪伴我，陪伴我到東到西，逛山逛水，訪親訪友；他精神異常好，一點沒有倦態。我對於某種東西有需要的時候，往往不待我說出，他早就猜到了，大半會給我辦來。我經濟恐慌的時節，祇需我把最近的經濟狀況約略向他報告一下，他就會傾其所有的或到處張羅的幫助我的。

總之：那個時期內我觀得他真溫存極了，可善極了，可愛極了，是世間十全十美的可仰望而終身者了。唉！那里會想得到後來竟判若兩人的大反其所為呢？！婚後一年：你需要某東西，他不特不伺候你的意志早就猜到；這竟像他的感覺比前鈍了！即使你去請求他給你代辦，他會用緊張的臉孔對待你，或竟直截的罵你幾句，而你所需要東西仍然在某商店的玻璃櫥內！你要往某處去的時候，他不大高興陪伴了，即使肯陪伴啊，他匆遽走了一段路，便回轉首來

怪你脚步太遲重，累他五步一停十步一歇！……咳！到這時才懂得人家在戀愛期間是戴假面具的！婚後多時愛情消失了，——發展得極快的愛情，消失也極快的！——假面具揭掉了！

我和他戀愛不上一年，狂熱的戀愛怎能久耐時日呢！我便很慷慨地允諾他的請求了。這是一個印象極深的最可痛念的一晚：我和他逛過西湖後，便惹動滿心的情感，所以在一頓美餐之後，便在一個大旅館內允諾了他的一切了。……那晚，他曾倒在我的腳跟前，咬住我的衣角，狂叫幾聲。——請想想：男人在情狂的時節，同猿猴一樣，不是最可嘔的事嗎？』

密斯單的臉孔說得同山茶花一樣紅，或者是太害羞了，或者是太興奮了。老密斯王和另外二位有婚姻經驗的密西斯，都屢屢點頭。其餘天真爛漫的密斯呢，只如同小孩子傾聽人家講魯濱孫漂流記的時候一般，在疑駭那奇異的境界，在同情那興奮的評論罷了。

密斯單側轉頭來，向大開着的窗口深深地抽了二三口氣後，重復正襟危坐而說道：

『三年前的暑假，我便和他結了婚。儀式自然很

新時的，情趣自然很甜蜜的。婚後他仍去幹着四五十元錢一月的職務，我仍繼續在女師完成學業。那一年間，他保持着婚前的態度與情感。我畢業後，他不肯我他處去做事，懇留我同她組織小家庭。那知相處不到一年，那情趣的甜蜜彷彿就沖了白水，那愛情的火焰彷彿就結了火花，那溫暖的心田彷彿就結了厚冰，於是我的痛苦便開始了！再等到我妊娠的時候，他便另外有了一個親愛的女朋友了！我分娩之後，他把我交給傭婦看護，他竟自不知去向了數星期。請仔細設想罷：我那時何等孤寂何等怨苦啊！

不幸那嬰兒驟然害了中風症。沒活到兩星期便歸天了。我的心兀自痛着，我的淚兀自淌着，有誰憐？有誰憐？一天早上，他！他匆匆自外進來，臉色蒼白，兩眼深陷在眶內，帽子也不脫的一開口問我嬰兒哩，我答說：「跟着你的靈魂一同飛走了！」這既像刺一樣的戳他的心，又像帚一樣的掃他的興。於是動的一聲他用拳頭擊了一下桌板，怒猩猩的叱道：「你既不是賢妻！又不是良母！」我立刻懂得那半句「你不是賢妻」的話：老早就醞積在人家的胸坎底處，不過挨到今天才乘機迸發罷了！我從來沒有受過那樣刺激，也怒極了「今天才知道我不是賢妻，

太遲！太愚！太傻！太賤！太……了！」

我知道在人生旅途上已經走入黑暗的一段，所以當他聽見我的「太遲！太愚！」還沒「太」完便勃怒走出的時候，我一點不難過，我知道這是接受可憐婦女被人厭惡時所應接受的一切罷了！後來當他被朋友勸慰着偕回屋裏的時候，我一點也不堅持，於是我忍受了一切了！屈從了一切了！但是，你以為我和他的愛情就可恢復了嗎？呵！呵！被邪惡之風吹得變成巖石的男子心腸，絕對不是忍受屈從所能醫治的！屈服後也一樣的有禍殃呢！我屈服後的態度非常沈靜，心情非常和平，行為非常謹慎。於是他又不滿意了！他怪我不活潑，罵我呆若木雞！怪我虛偽，罵我女性隱詭！有一天下午，如同驟然醒悟似的有種不可言喻的氣憤衝動了我少女時代的性情，便一口氣跑到他公司裏，直闖進他的辦公室內裏，天呀！那里是在辦公呀！是屏息不動的埋鼻子於粉紅信箋上寫蠅頭細字的情書呀！他猝不及防的被我一把握來，我本爲了要說許多話而來的，我搶過後就怒不可遏的跑回小屋子裏了。我掏出那張信箋一看，「第五頁！」天呀！是萬言書裏面的第五頁呀！開口一讀，唉！冤孽呀！信中剛剛論及我，剛剛寫

有幾句使我永世不會忘記的話：「……不是嗎？她將使我的生活完全黑暗。惟有你，我的愛友呀！惟有你才是我光明世界的引導天使呀！雖然你要說我殘忍，我也要在這種範圍內貫徹我的主張的。我只留心在他的身上找求適當的機會。我的……」於是我陡然覺得那個小屋子簡直是勢將噬人的獅口，最安全之道，便是急謀……急謀脫離……脫離獅口……哪！』

密斯單說到這里。一半淚水向外面流，一半淚水向肚裏流了。這時窗外的初秋之風颯颯的吹着，烏黑天幕密密的罩着，大家都不寒而慄。這可憐的晚會的空氣，在這幾秒鐘間，陰森得同坟墓一般。

『他！可恨亦復可笑啊！他還有不可勝數的無窮矛盾的言語：他在未婚之前常對我說：「愛情是人生之旨酒，婚姻是神造之玉杯。」他婚後厭煩我了時候，便說：「婚姻是什麼？起初是在手指上套了一個圈，後來便套在頭頸上了！」我的右耳後很有粒豆粒大的黑痣，他婚前說這適足以增加嫵媚，但婚後却說太妨礙美觀了。我和他的年齡相差半個月，戀愛期間他時常說：「我們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唉！等到後來呀！他就從不知什麼樣皇皇的字典中

查得日本某博士的說話，說妻的年齡應該是夫的「一半加七」於是在他的不言中，盡量而屢次的表示嫌我太老大！唉，二十四五歲算作老大，這就是他爲什麼要另有「愛友」——當然是十八九歲的「愛友」——的唯一大道理了！他高興的時候：讚美我的身軀是纖逸的苗條的合於天然同學理之美的；又讚美我的學小學教育，是救國的基本方法，是婦女最適當的職業。但是他不高興時候，便嘲我是絲瓜式的身材，更反對我是學習做叫化子。——這些無窮盡的矛盾：便是男人的最大惡德了！

現代的男人：不把愛情藏在心裏，却把愛情放在眼裏。善於憑着圓缺無常的月姊發一切神聖不可當的盟誓，而他們的愛情却和月姊一樣的無常。唉！我們錯了！希冀他們爲婦女的真情而傾倒一世，而愛戀終生，那是欺人的小說上傳奇上和戲劇上的並無其事的事。他們都是一些惡魔，愛情的惡魔！牠嘴裏吐着萬丈的煌煌惑人的金光，牠腳上舞着極銳的撲撲駭人的銀爪，祇要我們一碰見了牠，牠當施伎倆，牠會把你全身血肉吸個乾淨，而留給你自己的只幾根骨頭！

我仔細思考了許多許多時，我硬發明了，發明了。

男性的真骨髓了！他們所以不惜諸凡周至的，諸凡溫存的，假裝嘻笑的，假裝哭泣的來讚美我們，恭維我們，虔奉你們，圍繞我們，因為看待我們是一件稀有精祕的東西，而且熱血沸騰的起了探求神祕的內幕的冀望的緣故。及至我們把一切肉體的祕密獻給他之後，不甚多時或者一點不多時，他們便感覺到鄙俗了，尋常了，沒味了，於是他那活潑的心緒起了背叛我們的動機，他那祕密的願欲生了另找新人的奢望了！這同小孩子起初繞圍於漆封盒子四周起了熱烈的食慾，及至嘗到盒子內的食品的味道後，便把這食品扔在污溝中的可笑脾氣一般無二！男人們還都共同堅守着一種簡單規約，就是被棄於甲男的女子乙男丙男等便不得垂憐或接受的規約。這規約何等冷酷何等殘忍呀！而我們女界呢，不特沒這項規約，有時且爭奪一男或並事一夫，卑鄙啊！下賤啊！唉！』

老密斯王用心聽着，因為屢次的經驗，知道她的妙論含有真理，便微笑說道：

『密斯單！你的話很合乎實際。社會上愈自命為多情的男子，對於愛情愈沒有堅切的信仰，但利用愛惜的招牌以圖情慾的滿足的方法却非常拿手。所以

我們女子被他們誘惑入胡桃殼中之後，我們還自以爲是在做一切空間的帝王！我從前也曾和幾個有同感的知己談及：依着各自的性情，選擇一個年紀非常輕的清寒男人，培植他讀書，訓練他做人，他便成爲你的十全十美的忠實而可愛的……丈……夫了。或者如同我的同學堯女士一樣，嫁給一個業農的務實男子，——在一般婦女看來，這場交易太不值得，——但其生活的可愛，情好的篤實，很可使人羨慕呢！……』

密斯單興奮的精神又爆發出美妙的聲音了：

『所謂婚姻生活的可愛，所謂夫婦情好的篤實，那是肉體的愛，不是精神的愛。精神的愛和肉體的愛，絕不是同一鍋製造得出的，那「靈肉一致」的戀愛論，我料定是肉慾的瘋狂者提倡的。因爲靈的愛同肉的爱沒有混而爲一的可能！即使混而爲一了，那靈的愛的分子，便被肉的爱分子所吞滅。就實際而言：有經驗的人都能夠譬喻得出：精神的戀愛如同「自標至根」的喫整株的甘蔗，肉體的戀愛如同「自根至標」的喫整株的甘蔗。喫法不同，滋味不同，誰能用不同的喫法，得到同樣的滋味呢？聰敏的婦女，應該怎樣去喫戀愛的甘蔗，便有所準繩了！

可恨。我懂得太晚，我便痛苦一生！

我述了這許多過去的事，發了這許多不平的鳴，倒還沒把我今天煩悶之由告訴諸位。我自從脫離了那獅口後，——怎樣脫離的呢？逕自出門就是了！——一直到了杭州，從杭州轉到這裡，計有一年了。口信，書信，我都沒有給他。我當然決意永世不見他了。——我不願諸位叫我「密西斯周」，也是此意。——我已明知他是一匹惡魔，怎願再和惡魔相見呢！今天午後，惡魔突然寄來一口惡聲，什麼惡聲？一封快信呀！牠說着要我回去。唉！氣數呀！這是什麼話哪？要我回去！是不是同小孩子摔了的糖兒重復拾起來一樣的一回事哪？我可不是同糖兒一樣的沒意志自由的東西哪！消極的辦：我可以仍回到杭州尼庵去拜老師太，做小沙彌，念金剛經，積極的辦：我的眼睛沒有瞎！我的手脚沒有癱！即使不做教員，綵絲也好，綉繭也好，磨錫箔也好，糊火柴盒子也好啊！我燒了那張滿載着惡聲之紙後，我記念到我那六十多歲的媽，咳！真使我媽空祈禱一空祈禱一場啊！我媽……我媽……在我和……他……結婚之夕，是……是祈禱……祈……禱……祈禱我倆……白頭……』

密斯單說到這里，熱淚如大雨般的直流下來；便倒身床上，攞着被窩，掩藏了眼，掩藏了面，掩藏了半身。但從她一聲一顫的哽咽中，彷彿還聽得出一字一吐的說着：『我……的……媽……是……祈……禱……我……倆……白……頭……偕……老……的……呀……！』

西湖上的喜劇

一個三月中浣的星期六下午，西湖上的空氣，充滿了嬌柔的春風，溫暖的陽光，和嫩綠的草影。湖濱上緩行着的男女們，心裏都自然而然地起了泛舟遊湖的願欲。

建申和英英就對坐在一隻圍着嶄新銅關遮着雪白篷布的小划舟中。仗着兩個舟子的努力鼓槳，飄遊地和無數遊艇競走去。

建申只心不自主地目不轉睛地把英英瞧着。英英愈故意瞧別處，建申愈拚命瞧英英。有時建申也極力把眼睛移開，但一會兒又移往英英的身上去了。

原來英英是一位十八九歲的女學生。那種穩緻適衷修長合度的身軀，配着細膩的嬌麗的臉孔，就

彷彿一具希臘著名雕刻家雕刻的蠟像。那蓬鬆的黑髮，堆在粉額上愈增加了纖弱的放逸的苗條的全體姿勢。一雙平正而展朗的眼眶，盛着兩顆光明流利的眼珠。端端正正的嘴唇內，含着一排又整齊又潔白又清麗的牙齒。至於微高且尖的鼻子，常做了一副天然的笑容。這些可愛之點：自然足以勾住感覺敏銳的青年男人建申的眼睛。

建申實在按捺不住沸騰的熱血中，突然低語英英道：

『這樣甜蜜的西湖，我們倆此後永遠伴着來？』

聰敏的英英立即懂得這便是他對於自己的未來奢願和祕密思想心聲了。雖很願意允諾這個真正感動的請願，可是此刻爲保持人與人剛覲面時精神的尊嚴起見，便有故意說兩句遁詞來躲避這感動直接射擊的必要。便佯作未聽清楚的神態，匆遽回答道：

『我們從前已同遊過三四次了，是的。不過從前是許多人同來遊的。』

他兀自吃了一驚。他覺得七八天來她給他的十幾封信裏面所寫着的又興奮又動情的無數詞句中，已露出有允諾一切的情意了。爲什麼今天覲面了，反而如此躲避。於是失望，懷疑和怨恨同時並作。

因爲他一言不發的看着寶叔塔，她內心不免有點慌張。但她總找不到適當的句語再來解脫這層隔膜，所以共同保持這種又嚴重又單調又沈寂的境界，一直到了舟抵孤山下。

他們上岸了。他頓然要牽她的手，她遂毫不拒絕的把手遞給他，他立刻把剛才的怨恨，失望，懷疑等都忘記了。並且又新生一種感激不盡的感動。他們經過：含苞的桃花株下，雅構的放鶴亭中，青葉的海林之內，同石砌的山道之上。他伸一隻手拈些花草，插在她的衣襟上；。但他僅僅感覺到一隻豐而且軟的手在掌握中發燒着，彷彿一直燒到他的皮膚之中，骨髓之中，以至於心臟之中。

他忽然記到他 D 中校女同事唱的那首西方愛情歌：

You are going far a-way,
Far a-way from poor Jannette,
There is no one left to love me now,
And you too may for-get.
But my heart will be with you,
Wherever you may go,
Can you look me in the face,

And say the same Jean-not,
When you wear the jacket red,
And the beautiful cockade.
Oh, I fear you will forget,
All the promises you're made.
With your gun upon your shoulder,
And your bay'net by your side;
You'll be taking some proud lady,
And be making her your bride,
You'll be taking some proud lady,
And be making her your bride.

二十六七歲大的他，快樂得同一隻小羊跑到青草場上一樣。他忽然有個蒼白的臉，茄子形的腳，梳着舊式的髻，穿着舊式的衣裳的他的妻的影子浮現在眼前。他也覺得彷彿和往年挽着 C 大學學生 B 君的手在城隍山上遊嬉的情景差不多一樣。

於是兩人靜悄悄的回到舟中，緊貼貼的並肩坐着。他打算把昨夜輾轉得寒熱並發時所幻想到預備問英英的許多問題逐題發問。不料此刻竭力思索，連半個問題也找不着。沈默了一刻，方沙聲啞氣的說道！

『英英，我是怎樣的敬慕你啊！』

他窺伺着她的容色，一會兒，又說一句道：

『英英，我是怎樣的心愛你啊！』

他猜知她毫沒有拒絕的心情，便大膽打開話頭，柔聲下氣繼續不斷地說道：

『我第一次在密斯M家裏會見了你，便立即感覺到你是引導我走到光明世界去的天使；

『你所有給我的愛的印象，直印入我的心臟之中，——不，是心臟的心臟之中；

『我在這廣漠的世界上算是找了二十多年，才找到一個身心俱潔的你；

『……………』

這確乎是些詩歌一般好聽的話，是些給一般婦女聽到都要燃起情慾幸福的慾望的話。現在，英英果然含笑的傾聽着，光明流動的把他瞅着，更移動身子挨近他些，似乎打算把整個身子毅然獻給他。他便自信這回真像打靶的一樣砰的一槍打中了靶的紅心了。自信這回全仗臉上的足以眩惑女人的容色與喉間的足以誘引女人的語聲，真的馬上就可得到勝利的王冠了。

一行白房子的倒影在水底現出。他拂拂他褂褲

(終)

上沾染着水點。這是一身漂亮的西裝褂褲；他不多月以前新購來的，就是爲了要投從這位時髦的珍貴的英英的薄弱傾向而購來的。

他們上岸後，並頭走向公園去。他筆挺着細長的身軀，舉着有拍節的脚步着。她滿裝着小孩子的神氣帶跳帶跑的伴走着，隨意談談湖光山色。

他們在公園內僅僅費了半個鐘頭，僅僅隨便遊覽了一周，因爲醉翁之意原不在乎這酒。倒是帶便着在公園亭子照相館內和她合攝了二張影，在公園門口購到一隻價值五元的玉柄女用手杖贈給她，並且不甚碰見什麼大相識的人。這些：都是他意料之外的欣悅和慰安。

他們遊過公園後，又約略遊覽西印社。

然後他們重復被那隻很懂事的小划舟載着划向岳拔去。這隻小划舟除了載他們倆之外還滿滿的載了數千立方寸容積的甜蜜蜜的『愛的空氣。』

他們不大談話，他們不大瞧天空，他們更不大回顧轟轟烈烈的杭州社會。只不住的各向着對手方的又大又圓又黑的腫人之中欣賞那夕陽的神味；又不住的感覺到這蓬蓬勃勃的人生社會裏頭此時只有他們兩個。

他們倦嗎？他們餓嗎？不，不，他們一點不倦！
牠們一點不餓！他們感受到異性的激刺，正同打過
嗎啡針一樣。他們咀嚼着愛情的滋味，想不到什麼麵包了。

但他愈覺到有種意想不到的幸運緊緊地逼向他的
身上拋來，他的心房愈別別的跳個不住，他第一覺得欺騙了遠在數千里路外成都城內的正式結婚過的妻子；第二覺得誘騙了這近在眼前的天真爛漫的小女人。忽然他那聰敏的可敬的靈魂忙給他轉了一個念頭：他才覺得譬如真的沒有娶過妻子，——本來在滬杭一帶的朋友面前一向不曾提起有妻子——或者比如妻子是死了；況且杭蜀相隔數千里，英英絕不至有偵知的機會，況且歐美名士流行一種『法外之妻』的辦法，則此事也不至於無所援據。於是他驟然增加了許多新膽量，驟然增加了許多新勇氣，如同驟然捉着一個武藝無雙的鯊客做護身符一般的有把握，就彷彿什麼殺父弑君的大不韙也敢做了，何況這僅是一件玩小鳥似的極簡易極方便極風流的小事情呢！

『先生，岳墳到了。』老的舟子這麼喊着。

『先生們上杏花村用晚餐否？上去用一頓可口的晚餐，倒很舒服的咧！』十四五歲的舟子跟着這麼

說。

建申取得英英的同意。辭了划舟。於是踏着暮色向柳堤上走去，手臂挽着手臂，細步細步的走去，不知不覺地便走到一家紅牆的餐館門首，原來就寫着金色的『杏花村』三字。他們就立刻被兩個白衣堂倌迎進去。轉了幾彎，他們便坐在一間佈置精美的餐室內。他們喝了一點陳紹酒，他們靈魂便更加快活起來。他們方才覺得有點餓，他們便寬用了一些佳肴。

他們起身出了杏花村，並站在便道上，看看杭州全城都被夜神的翅膀蓋住了，只有微月不動的月色，皎潔可愛的月色，滿含詩情的月色，罩住了西湖的全景。黑色的遠山，一堆堆隱約可辨，湖面上反映起一種不可比擬的銀光，彷彿鋪着一條銀絲毯。那湖中突兀着的湖心亭三潭印月等地方，就彷彿銀絲毯上特意安放着小玩具的東西了。

還有一輛一輛的車子梳子般往來着。由他們閃灼的車燈，可以看見車內靜悄悄緊貼貼坐着的鴛鴦兒。

於是建申挽着英英疾走了去，走至汽車公司門口購了兩張特別座的票子，挾着英英上了汽車。只

聽見嗚嗚數聲，便風馳電掣的一直到 A A 旅館門首。

在車內的十一分鐘中間，建申和英英呼吸都十二分迫促，只互相緊緊的坐着。建申只用了幾個字，簡簡單單的說一句話，這是一個人在靈魂搖惑後表示懇求的一句話。英英只親面向建申看了看，笑了笑，這便比什麼誠摯的直截的答語強得多了。

他們挽着進了館門，他們的情影便在館內閃灼的電燈光下慢慢隱沒了。

新 覺 悟

「人家寫快信託你介紹入工廠，這是義理上不容延宕的；然而你竟延宕到三四天還沒給人家寫介紹書去，你，你真是第一等的懶惰人！……」志青說到這里，便像虎一般的跳過去，把他妻子利蘭手上，剛在用長鋼針將要織成功的黑手套一把奪過來，丟在身邊垂着花夏布帳的大眠床上。並隨手把利蘭腳跟前睡有一個二歲嬰孩的圓籬窩，用力拖到自己腳跟前。更用一種諷示的重疊的口氣說道：

「該動手寫了吧！該動手寫了吧！」

輕躁易怒的志青，臉孔上筋肉緊張，好像年底討舊債的一般難看。幸而利蘭在這數十秒鐘間始終沒有抬起頭來仰望他一下，如若她抬起頭來仰望到

志青的面色啊，她的眼淚，總會立刻同黃河決了壩似的衝流出來莫可阻擋吧！

志青睜眼直瞧着籬窩，心想：「你這老婆，毫不懂得什麼是人情，什麼是世故；應該做到的事情不趕快去做，應該動筆的事情不趕快去動；讀過書的人動起筆來，應該同裁縫工人動起針來一般暢快；如今你竟怕動筆，你枉自做了女學生。咳！什麼女學生！一般蠢人都在無日無夜的希望你們，原來你們一轉身，就變得不像女學生了！你這……」

籬窩裏的嬰孩哇哇地哭起來了，志青便一壁用腳搖籬窩，一壁舉眼瞧利蘭：

利蘭背他坐在桌跟前，正在動手取筆墨信箋，嘴不發聲，頭不轉側，把各種舉動各種態度做得又生氣，又含忍，又鄭重，又大方，又不慌不忙的。志青却又看得幾乎笑出來了。

嬰孩睡醒了，兩塊小頰睡得像紅透的桃，兩眼圓溜溜望着窗子外佈滿夕陽光輝的天。志青便把嬰孩從籬窩裏抱了起來。如在往常，他必定喊他妻子道：「利蘭！餵馱兒一點奶吧！」但今天，此刻，他卻抱着馱兒走到房外天井中看小鳥兒的翱翔去了。

直到空間已經佈滿了很濃厚很濁的夜色了，並且

志青已經踱回屋裏探望了四次了，利蘭纔緩緩地走出房來，做她的了無盡期的餐事。

六歲的驥兒嚷着「餓！……餓！」四歲的駿兒哭着「飯！……飯！」驥兒被抱在父親的寬暢的胸懷中，受到父親踱來踱去的愛撫，才一點不嚷也不哭。

燈燃了，飯菜弄端正了，驥兒駿兒的筷也有了，飯也盛了，坐位也定了，於是利蘭便走到志青跟前接過驥兒，並翻起她那雙尚未消失去光明活潑神情的瞳人，向志青打了一個吃飯的招呼。

志青坐在利蘭對面。利蘭微袒着胸，一面餵驥兒乳，一面舉右手用筷用匙。

大家都覺得很餓，所以大家都用的很快。

志青爲了剛才的發氣，不發一句話。利蘭也爲了剛才的受氣，不作一點聲。

餐用畢後，利蘭把驥兒安放在搖籃內，然後她略略捲起兩隻本來很短的袖子：用一種迅速，輕巧，活潑，飄逸的動作，來舀水，搬盥，理筷，洗盥，洗筷，抹桌，抹竈，……做得極熟練，極小心，極妥貼的。

志青仍然坐在用餐時所坐的位子上，一言不發，

只舉起他那雙異常險惡的做丈夫的眼睛，從驥兒看到駿兒。從駿兒看到騏兒，從騏兒看到利蘭，更從利蘭身上移看到利蘭的投射在粉壁上的閃動無常的影。他的眼皮上，鼻頭尖，嘴唇角，都透露出險惡的笑容，好似一個古董家，看見親手羅致的古董時所表現出來的神情一般。

甚至於連大家抹手抹臉的同蠶子一般小的事情，都歸利蘭一手經理了，大家才相率走入寬闊的臥房。

志青不待孩子們的請願，一入房，便拿起一種做父親的快活神情，聳着左肩，走到壁角處掀開小風琴的蓋，弄起一點通俗的音調與個人創造的音調所混合成的自由歌曲，給兩個大一點的孩子聽。因為他夫婦倆，常常以為使孩子們聽得倦一些了，夜間也就能睡得濃一些了。

利蘭坐在先頭坐的桌跟前，一手抱着騏兒，一手執着那紙在餐前寫成的介紹書兀自校閱。但她因為很盼望她的丈夫給她改正一下的緣故，所以她自己校閱得很分心，很躊躇，很不安定似的。

驥兒駿兒侍立在志青左右，用心傾聽父親的歌曲，變成一對窯裏燒成的醜態迷離的磁孩。志青更鼓

起他那喑啞難聽的喉嚨，自己和唱着，就是刺他腦後幾針他也感覺不到甚麼呢。

末了，兩孩子真的倦了。志青才離開風琴，走到窗子前，睇他老婆幾眼，對於他老婆那副似有所得的危坐神情略現一點驚訝。隨向半開的窗口深深抽氣，如同一個疲乏了的箴走者。

利蘭受着職司的驅使站起來，把滾裏入睡的騾兒輕放在大床上，然後把臉孔做得笑嘻嘻的牽驢駿走到一張垂着白帳的小床前柔聲說道：

「我的乖乖！娘給你們寫衣安息吧。」

孩子們都安息了，利蘭估量該是請求丈夫改正介紹信的良好機會了，便珊珊地對着站在窗子前的志青，走攏來了，輕輕的聲音便跟着發出了：

「給人家介紹的書信已經寫好了，你給我看看，什麼地方該修改一下？」

志青很靈速地回轉身來，舉起光明奇特的眼睛，瞥了利蘭二三眼，裝做無心地把手向利蘭的手滑去。接觸着了，便緊握住了。手握住了，那毫無章法的動情語，便從他的巧笑着的嘴唇角裏流露出了：

「我期待你……期待你久了，……我們趕快……趕快看完牠安息……同安息吧！」

利蘭絕端順從地把身子緊靠在他胳膊旁，藉着他，同坐在一只椅子上。

她展開她先頭寫成的介紹書，誠誠懇懇地複說起她先頭說過的請求話道：

「你給我看看，什麼地方該修改一下？」

起初，他毫不在意的看。看到一半了，他頓然「噢！噢！……」歎聲，推開她站了起來，並且連連搖頭，彷彿沒有多大經驗的醫生，診斷到死脈時的絕望的神情一樣。

他的男性的無名火，忽然按不住了，喉裏便爆發出怒狠狠的斥責聲了：

「噢！噢！你簡直同沒有讀過書的一般！你簡直把從前在學校裏所學得的統統歸還教師！這個算得什麼東西？信！給人家介紹事情的信。這算得什麼介紹書？噢！噢！詞性錯用，別字滿幅，誰看得懂？恐怕連你自己也看不懂！若寄出去，倒了你的楣，還倒了我的楣！噢！噢！……」

他用野蠻態度扯碎這紙信，另拿起紙筆，狠狠地說道：「看我寫吧！」

果然，他寫得異常敏捷，異常輕巧，異常有儀態的，不到一刻鐘，僅僅十三分鐘，就寫成一紙字畫超

脫，文句通順的介紹書了。並且一定的，無可疑的，這樣十分漂亮十分周到的介紹書寄給人家去，事情決沒有不被牠介紹成功的。而這介紹書後面署起「利蘭」兩個字來，利蘭頭上的光輝榮譽，一定增添不少啊！

志青搖頭擺腦讀了數遍，猜度是十全十美了，然後擲到利蘭面前，說道：

「仔細讀吧！」

說完了，就一切不管一話不說的倒在大床上安息了。

利蘭的熱淚撲漱漱的落了下來，一直等到信封寫好，窗戶關好，驥駿二兒也用燈兒照看過了，許多不宜夜間露放的物件也收藏過了，她便解衣吹燈躺上大床上了。那熱淚還不住地在撲漱漱滾下來呢。

米 米 米 米

太陽剛剛放出牠烈火似的光芒來慶賀今日的黎明，同拭揩昨宵冷露的時節，利蘭便悄悄地下床做早餐去了。

孩子們一如往常的一開眼就哭喊起來，利蘭也一如往常的一聽見哭喊，就三步併做兩步的進房來，給

他們穿戴一切。不過，往常因為太認真於盡誦母性的職責的緣故，每當孩子們睡醒哭喊時，總要立即訓責的。今朝却特別心平，特別氣和，特別從容，彷彿她已經得到她靈魂的指示，她將不再做他們的娘。

大家的手臉都洗過了，早餐都吃過了，惟有那一家之主的志青還在睡着。七點鐘過了，八點鐘過了，九點鐘快要到了，利蘭便走到忍耐的盡頭了：撒下騾驢，抱着騏走到門外，呼了一部黃包車，風馳一般的投入鬧市中去了。

十一點時分，利蘭歸來了。她瞧見志青躺在安樂椅上，便欣然點一點頭。志青裝做不見的毫不動彈的盛氣責問道：

「你一早就走，走到那里去了？」

利蘭仍欣欣然，回答道：

「幹我所想要幹的事啊！」

他對於這句答話極不滿意，依然盛氣問道：

「我問你！你剛才到底幹什麼事？」

她把抱着的騏安置在搖籃內，遂坐在他位置的對面，胸脯挺挺的，擺出她少女時代在社會場中會話的態度，從從容容地說道：

「我所幹的事，我當然要開誠布公的告訴你的，

請你不要慌忙！我且先問你：我們結婚多少年了？」

他免不了有點驚詫，遂不期然坐直起來：

「你不記得嗎？七年！」

「七年，是的。在這七年裏面，我給你生了幾個孩子？」

「這里三個，夭折了兩個：五個孩子！」

「在這七年裏面，我變做一個什麼樣的人？」

他覺得她今天這種神經錯亂的現象，真是七年來所不會有過的。他遂不覺笑了起來。於是用一種很開心的聲調，並舉起右手指頭指着在小客廳簷前玩石子的驥駿回答道：

「他們的良母，呵！呵！又是我的賢妻！」

她對於這類諷刺的話語異常仇恨，所以她的音聲便厲了起來：

「這真抱歉的很！從今天後，我不大情願繼續擔任我這些了無盡期的良母賢妻的責任了。這個：就是我所要開誠布公的告訴你的，……」

他急忙插問道：

「你想要做娜拉第二嗎？」

「至低限度，我要做到娜拉的一半。就是說，我至少要減削去我那些責任的一半。唉！唉！……我沒

有全部做娜拉的勇氣，這就是我天性上的莫大缺憾了！」

「你對於我，對於這些孩子，生了什麼惡感了，可不是嗎？」

「不，不。我對良心發誓：我愛你，又愛孩子；但我不能不愛自己了！這就是我昨晚以來的新覺悟。」

「嘿！嘿！新覺悟！……」

「當然是覺悟。對於我，當然算得是很新的覺悟。設若我永沒有這覺悟，我的生命終將破碎在良母賢妻的擔子下面而無人顧惜！……」

「我知道這是你從娘胎裏就遺傳下來而潛藏在你全身細胞裏的瘋症新發作了，還說是新覺悟！你究竟有何刺激而生這新覺悟？」

利蘭氣管裏的熱氣頓然沖了上來，就彷彿在雄辯會中受到對方面的無理摘控似的，昂昂然答辯道：

「你刺激我，你還不認賬；這種同殺人抵命一般無賴的行爲，就是你們男性最大的惡德了。做養育兒和其他或大或小的事情，使我終日同倦魔爲伍，使我沒有執筆作信的精力與時間；你的黑手套，又限我三日內織成；完全服從的我，——那是今日以前的。

我呀！——覺得我是你養的狗，狗當然以服從自己主人的命爲先的；唉！唉！我有了這個可笑而又可憐的念頭，所以我就決定把寫介紹信的事情擱置在織手套的後頭了。那知你，你竟不體諒及此，——體諒二字，你們真不懂得！——你竟忽然發作了什麼症似的，像老虎一般，兇暴的跳過來，奪去我正在編織的黑手套，怪我不從早給人家寫介紹信，罵我情人！後來寫好了，你却又罵我寫不成信而野蠻地扯掉了。咳！在你眼光中，你把我看作一個怎樣藐小，怎樣軟弱，怎樣不謙羞恥的人啊！又，你平日興奮時候，就用嘴嚙我，用手撲我；你不愜意時候，就用背對我，用怒色加我。咳！在你心裏，你把我當作一個怎樣無能，怎樣無理知，怎樣無情感的東西啊！咳！咳！這七年裏面，我簡直變成一匹做種的而兼耕作的牝馬了！我的一切青年光陰，一切青年精力，一切青年容貌，一切青年希望，一切青年詩興，都被你斷送了，埋葬了，犧牲了！而你却時常拿起勝利的眼光來看我，看孩子，看家庭，看人生社會；更時常拿起驕傲的態度來對我，對孩子，對家庭，對人生社會。唉呀！你的思想一點一點腐臭起來，你竟一點不知道，你的從積世祖宗就遺傳下來而潛藏在你玉體的

纖維裏面的壓制女性的劣根性，一點一點發作起來，你一點不覺得，你，你，何等可憐！何等可晒！何等可哭！」

志青倒靠在安樂椅的側邊，情神如像一個氣壞了的失意帝王，喉中斷續不接氣的說道：

「你……終日……忙碌，我何嘗……不痛惜你！……你的一切，……我何嘗不是……同先頭一樣的……心愛你！……」

利蘭聽他說到這裡，便禁不住再聽下去了。

「你痛惜我，是的。但你只是嘴巴上痛惜我罷了！你何曾有過真正痛惜我的心情？不然：你爲什麼永不會有過使我免去這些忙碌的主意？至於你心愛我，也是的，但在四五年來，我只承認在某種時間裏——你懂得的呀！——你燃燒起一點微微的短短的爱我之情罷了！那樣微微的短短的爱，真個人家咳一聲，也要逃散得無影無蹤哩！我揣想到：再數年後，恐怕連這一點微微的短短的也不能發生，我的心臟就酸了起來，我的靈魂就抖了起來，如像一個怕死的人揣想到捐棄塵世的時候的痛傷一般。但是，你聽到這裡，你別誤會：我毫不希望冀你把微微的變成濃濃的，把短短的變成長長的。我只悔恨我自己這七年來過於

優柔寡勇，過於低首下氣。我只鼓勵我自己此後增添向上的感覺，增添勇敢的熱望，增添新鮮的思想。而在我們倆的關係中間的那個忽起忽落的半明半暗的愛情呢，我們還是讓牠得到稍多時間的休息好！因為牠早已四肢無力五官不全的了！牠正需要休息，需要培養哪！」

「依照你的意思：你同孩子們中間的關係，不是也要割斷了嗎？」

「現在，你僅僅主張情人代行我母親的職務罷了。咳！上帝給我一個臉，我自己再造一個對你的臉，又再造一個對孩子們的臉，我的心纔焦碎了！我終年的苦工，一半是你罰我的，一半是孩子們罰我的，我的精血枯竭了！設若我的勇氣答應我向憤激這條路上走的話，我真個一起割斷也情願呢！……總之：我要恢復我七年前的生活，同七年前的一切……呵！呵！你平心想想罷：一個女人在七年中間產了五個孩子，——雖然夭折了兩個，那是要歸上帝負責的！——服了七年的家庭義務，也對得住你，對得住家庭，對得住人生社會了。」

「你的理論很是。但就實際言：餐事需一人，育兒需一人，你的主張對於我的家庭經濟有阻！」

「呵！呵！你說這句話：就表示你的眼光不遠大，表示你的胸襟不豁達，表示你的理解簡單而愚昧，表示你的頭腦已陳腐到可怕地步。你應該醒起來了！時代的潮流，對於你這般整日整夜蟄伏在錢櫃的打算盤的唯金主義者已開始砲擊了。你應該趁這砲子還沒有打到你頭皮上的時節醒起來呀！你，我明白你的心底了：你所以毫不痛惜的把二三人的工作堆在我一人的肩頭上，乃是爲要滿足你那個卑鄙的積金願慾。咳！我的手爲之胼，腳爲之胝，腰爲之酸，神爲之昏。呀！呀！這算得是愛嗎？你對於我的愛是如此表現的嗎？現在我請你從另一方面去着想去計算吧：設若我們結婚過後你讓我去把師範二年的課程補滿，那末我做數年的教員豈不比較做數年的家庭苦工有名譽，有價值，有出息嗎？現在：我要恢復我七年前的學生生活，你總應該醒悟了？你總應該贊同我了？」

利蘭停了聲音，雙手擺在雙膝上，上身向前傾斜了去，臉向着志青等待答覆。他嘆了一聲，頭顱便不住地搖了起來。

「唉！我的意思是：……」

利蘭急忙截斷他的話頭道：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意思：『女子只要稍稍得到一點普通學識，稍稍懂得人生禮儀，——唉！還不如直截了當的說：只要學得一些女學生的服飾，同一些時髦動聽的口頭禪吧？——能夠上得社交場所，就可以毋須再求了！……』你從前是這樣說，現在也一定要想這樣說吧！唉！唉！你從前有這樣可怕念頭，現在也有這可怕念頭，你真糊塗極錯謬極了！你真是時下最漏見最頑固的男性中的一個了！我老老實實直直白白的告訴你吧：我的主意，我的讀書生活的願望復興的主意，已經建築在我的理知與情感的通道的上面了，便是費了昨夜一夜工夫建築成功的。我這個主意雖然在黑夜做成，却可以拿到青天白日下面去而絕不褪色，絕不變態。你還是莫和我這個主意作對好！我自信：我這回讀書願望復興的熱烈，我這回讀書精神復興的堅決，真是支配人間一切的無上威權的上帝也不能阻止住的！……」

「可是，你已經是二十八歲人了！……」

「哈！哈！二十八歲！正惟二十八歲，所以才非趕快復興不可呀！也正惟二十八歲，我方才料得到那般辦理女子教育的高明人必定能夠給我同情的贊許呀！對於你這方面說：也正惟我已經二十八歲了，

老大了，方才能夠稍稍減輕你對於我出外的憂慮與懷疑呀！——先前幾年，你什麼都疑慮我過，不可笑嗎？——我現在決意；趁這春的蘇生作用剛在重新開頭進行的時節，偕着我剛才約好的漢倫女士赴第一女師績度那學生生活去。騏兒應該斷乳了，可雇一聰明婦人——我也已托薦頭去雇了——撫養就完事了，然後把他們一起送到故鄉裏去歸婆婆約束。你呢，沒有第二條辦法的，移回你辦事的處所裏去住宿。」

志青完全軟化了。但他覺得爲要表示他不是那樣「虎頭蛇尾」的人物起見，就有故意找一二個難題目挫折她一下的必要。他低下眼睛，沉默了數秒鐘，如同運用心算似的。然後才皺起眉頭吞吞吐吐地說道：

「第一：我一時籌不足你的費用。第二：我……」

利蘭禁不住哂笑起來，覺得這完全不是能夠難倒她的題目。

「我可以把我所有的珠寶變賣掉的。——幸而我從前學得舊式婦女的一點乖，曾購置有很多很值錢的珠寶呀！再不然：我還可以請求我家父母的供給的。」

「第二什麼？第二什麼？」

志青也笑起來了。遂欠着身子，盡他手臂的長度伸過去，握利蘭的腕，把利蘭拖了過來。利蘭就坐在安樂椅的前部，緊靠在志青身邊，臉側轉來恰與志青的臉相觸。

彷彿有種異樣激刺的藥，通過兩人的血管。在這半分鐘的又神祕，又沈寂，又快活，又興奮的境界中，各人聽得見各人對手方的血管裏的沸騰聲與心頭上的跳動聲。

頓然，志青由於一種銳尖的感覺作用，悟到她不久將離開遠去，悟到這霎時的溫存將成爲後日夢幻的資料，於是靈魂深處和肌肉深處遂共鳴出一種哀調的問話來：

「你去，不使我寂寞痛苦嗎？不怕我廢寢忘食嗎？」

利蘭也禁不住珠淚盈然，很用力地把喉頭裏剛在湧上來的很酸的唾液骨碌吞了下去。然後柔聲柔意的說道：

「我當然也會難過的，我當然也會痛苦的。但我們一方面回頭去想想，一方面向前頭想想吧：七年來寸步不離的共同生活，使我們的情愛變了味，這實

實在在因為我們的今天以前的家庭，是不合學理的，沒有組織的，有病的，是為失敗的。倘若我們定要使這樣你我都切實感到不滿意的家庭維持下去，敷衍下去，不很危險嗎？不更痛苦嗎？我們不是法蘭式的『遠於眼者遠於心』的民族。其實，我們的情愛的甜蜜還將為『遠於眼』的緣故而愈覺濃真，我們的情愛的火欲還將為『遠於眼』的緣故而愈覺光明，我們……我們將來會合時的擁抱還將為『遠於眼』的緣故而愈覺……愈覺有力。更抬高眼光向二三年後望望吧：理想的美滿的家庭在向我們招手，向我們微笑呢。我的青哥呀！」

志青「唔」的一聲，遂同利蘭瘋一般地接起吻來，這簡直是四五年來所不曾有過的。這簡直是利蘭勝利了。

小 污 點

「丁東！丁東！丁東！……」

幽居在孤寂的煩熱的客棧小房間裏的白君，忽然聽見城站複音大時鐘這麼「丁東丁東……」響了九句，便從坐位上跳起來，匆匆地套上黑絲襪，披上藍網衫，鎖上小房門，匆匆地向電燈光燦灼的第一大戲院跑去。

——白君由于兩星期來看戲的經驗，知道幾個鼎鼎大名的戲子照例要夜來九點鐘之後才肯出台。好不誇！他居然每晚都有看戲的幸福，他居然每晚同許多短腿凸肚氣象軒昂的紳士與許多珠圍翠繞氣息芬芳的太太摩肩觸臂地一同進戲院子哩！

禮教摧殘他，小人嫉害他，愛情與他無緣，家庭

與他無義，……他像一張飄零的黃葉漂泊在異地；所以，當他苦悶悲忿得氣短心碎的時節，就很想跑去橫臥在火車軌道上，緊閉起眼睛一任飛奔的火車來碾碎；但轉念到「我白某就是這樣碾碎在火車底下像一隻無用的死狗嗎？」的時候，這可恥的自殺念頭便輕烟一般逝去了。然而他既不能狂吟，他又不能縱酒；經了幾番思索，才決定把自己的肉體靈魂投寄到充滿着非常之聲充滿着非常之色的戲院子裏去。實實在在的，惟有戲院子中才能使人忘記一切艱苦的境遇，使人忘記一切主觀的失望，而引入做壯麗的夢，做熱情的夢，甚至于做天國的夢做仙境的夢哩！他恰恰需要這等壯麗的熱情的天國的仙境的夢來救治他靈魂深處的創傷與痛苦。這個：便是他兩星期來不論暴風不論疾雨每晚都要出入于戲院子大開之門的唯一大道理了。

這晚，他匆匆走進戲院子，匆匆找位子坐下。一壁抹抹額汗，一壁瞧瞧陳列成圈的觀客；男的觀客，女的觀客，都捉攏精神定睛在一兩個戲子的表情上。突然，他感覺到有個女人舉起猛烈刺人妖僧迷人的眼光叮在他漂亮的臉孔上；他凝神一看，就在他前頭，距離一手臂之遠，一個標緻女人正掉轉首來笑嘻嘻

地厭他。好一對活潑大眼睛，就像二朶正開到這一年這一月這一日這一時的最茂盛時期的黑牡丹一般。這二朶黑牡丹直對他開張了二分鐘，二分鐘，好久啊！他自從脫離了搖籃以來都沒有受過這種強烈駭人悄悄無語的異性妙目的愛撫！當時他感動極了，惑亂極了，背脊上又似發燒又似發冷的，……

「她認識我嗎？她鍾愛我嗎？她勾引我嗎？……」他心忡忡地暗自疑問着。

她滿月似的臉兒，又白又紅又嫩潤。右眉梢上生一粒動人的增加撫媚的小黑痣，微凸的櫻嘴內含一排貝編成一般的齒。頸項膩膩的，胸脯滿滿的，臀部豐豐的，手腕圓圓的，曲線美異常發達。她的黑綢長裙，從她兩畔垂在椅子旁邊，膨脹着，堆滿摺痕，直攤到長短合度的穿高跟鞋的腳背上。她的白紗短衫裹在她穩織適中的身軀上，玫瑰色的惹人肉感的肌肉，都明明白白地從經緯紋中映透過來，乃至她皮膚上停勻的寒毛孔，他相信也看清楚的。又當她每次轉動身軀時，那褪色的黃象牙琢成一般的頸項，就是朝後梳成的短髮下面與鑲赤邊的衣領上邊那段頸項，必隨着微搖幾下；他相信是嗅到的，當她的頸項微微搖動時，就發散出一股奇異的香氣，這一定是衣領

間肌膚上的汗香和鬚髮間頭皮上的汗香混合成的香氣哩。

又來了，又來了，二朶黑牡丹又朝他開張過來了，他纔大膽一點，才報答她一口不自然的苦笑。

「咳！孤寂淒涼的我，倘若真個能夠同如此其好的女人做一場人生應該做的交易，倒也很值得，並且很可以自慰一生哩！」他情不自禁地夢想起來了。

這妖媚的女人有一中年的女伴，從面貌上，從舉動上，從上半截輪廓上，可以猜知是她的姊；從顰笑裏，從恣態裏，從半殘了的風韻裏，可以猜知昔年也一定很俏皮的一如其妹。

「無可疑的，她一定是良家小姐了！」她觀察過她的同伴之後，很細慎地私自判斷一句。

二朶黑牡丹真殷勤的很，五分鐘也不讓牠空跑去，有時三分鐘也不間隔的就盈盈地朝他含情欲語起來。

于是他的思想飄蕩，他的靈魂狂惑，他的血液奔騰，他的耳朵熾熱，他的額頭出汗，……

頓然，她從座位上站起來，極挨近他的身邊極逼近他的臉孔站了起來，以致她的呼吸竟輕輕拂了他一下，一種尤為芬芳尤為熱烈的氣息便直沁入他的肺

腑，一條潔白的手絹便落在他的膝斗上。他急忙接受過來，于是他便明白了：這些香艷的女人彷彿美妙的食品；從前盛在玻璃盒子內，擺在他身邊；徒然引動他的饑火；現在却赤裸呈獻在他跟前，所剩着的，止是一些等候他動手享用的工夫了！

戲子枉然在舞台上狂熱空氣中跑跳，觀眾枉然在座席上笑語聲息中喊喝，而我們的白君呢，一面用無語的表情應答着她妙目的愛撫，一面用得勝的心情賞玩着經緯紋中塞有愛情氣息的白手絹，……

戲完了，他跟在她們後頭，隨着潮水似的觀客，向戲院甬道走。

既然他想完成這愛情事業，這里別了後，就得寫封信或者打個電話去。但他却僅僅認識她的黑痣，她的項頸，她的黑瞳人，她的圓臉孔，若說能夠在二十萬人的大都市裏去找尋出這黑痣這項頸這黑瞳人這圓臉孔來接收他的信他的電話，豈不是做夢！聰敏的白君自然覺得應該緊緊地跟牢她一直跟到她家門口為止，如像獵人追踪竹鷄應該一直追踪到巢窠口為止一樣。

她走幾步回頭看他一下。一個大肚子的中年男子，揮着大蒲扇，聳着濃眉毛，在戲院大門口等她

們。他戰顫了一下，是人們驟然被冷水撥擊時的那種戰顫。

夜深了，天幕如漆。商店的門哩，都已關了；馬路旁的電燈哩，祇發出不勝疲憊的閃光來引導行人；剛來值班的崗警哩，提着短棍挺着胸脯孤另另地踱來踱去；從戲院走出來的人們哩，統帶一種瀟灑的神情向左右街道散去。……白君小小心心地把獵竹鷄的心情掩藏在一種謹慎的步履下，所以在旁人心中都覺得這位端方的小紳士確實可敬哩！

美麗的竹鷄由通衢而小巷走去，他離開二十多步遠在後頭追隨着。咳！這無盡頭的追隨，這孤另另的追隨，這在警察銳利眼光前頭的犯罪的追隨，這冒着有生以來最初險心的追隨，算來惟有爲二朶黑牡丹爲一條白手絹所醉迷的從不曾嘗過一塊竹鷄肉的滋味的白君才肯嘗試這等危險艱苦的事！

轉了許多灣，她們「彭彭……」敲起門來了。白君自言自語道：「注意！明日便得其門而入了。」他爲慎重起見，就決定費點時間來等候她們進門後再去探索門口的路徑與方向：便站在牆頭拐角處一般詭貼下面，兀自做出那種特爲尋廣告上地址的可笑樣子。他明明白白的聽見一個吐着悶氣的女用人來開

門，聽她們快快活活地笑着進去，及至聽見門關的聲音，他便一躍跳了過去。他幾乎想跟了進去，並且喊道：「等着我呀！」

他十分感謝她的燦灼的門燈，使他認識清楚他所要認識的一切：比如門對的方向，門口的記號，以及來往的路徑。他臨走的時候回顧了好幾次，彷彿「諾諾」連聲的答應黑牡丹的臨別叮囑！

他拖着兩隻酸軟的腳回到宿舍裏。他連忙扯了一條紙，寫下下面幾個字：「福蔭巷第九號」。

啊！可憐的人，一任煩熱的浸漬，一任蚊子的咬噬，只張口躺在床上像死魚一樣，回味黑腫人的表情，回味玫瑰色的肌肉，回味項頸上的汗香，回味她贈手絹時的輕快動作，……手絹蓋在嘴上，末了，眼皮一闔下來，魂靈就飄蕩到福蔭巷第九號燦灼的大門口去了。

直等到熱烈的陽光從大開着的窗口射進來曬到他赤裸着的肚皮給他一個熱痛的感覺的時節，他才忙的翻爬起來。……暑間午前午後的天氣都炎熱不堪。當他兀坐在愁慘的小書桌跟前，上想入三十六重天，下想入七十二層地獄的時候，曾挺身站起了若干次，曾執筆在信箋上畫了若干次，曾紅着臉皮跑到電話匣

子跟前拿起話匙嗅了若干次；……

綿長的夏日，真令他期待得焦灼欲死。所以，當太陽和地平線接第一個吻的時節，這位急于完成愛情事業的白君，便趕快梳一梳頭髮使成整潔雅觀，但隨又弄散亂幾根使成天然的風儀；更拿起野貓似的晴靈，對鏡子審視一下牙齒；然後三步併做一步，跑向福蔭巷去。

唉呀，對於此道沒有半勺經驗的人，到底沒有一點胆量的。白君奔到那有招貼的拐角處，就突然覺得脚軟了，膽虛了，耳鳴了，有許許多多難自解答的問題湧到心頭上臉孔上來了。舍掉身奔轉外，有什麼更妥的方法呢！

街道上的汽車馬車人力車，流水般從他身旁疾馳過去；車中男女都拿起光明奇特的眼光互相勾聯着互相誘引着，彷彿都爲了上次的密約才這麼狂熱的追逐着；這等蓬蓬勃勃的繁華社會，空氣之中彷彿充滿着一種顛狂神經鞭策迷夢興奮情慾的「以太」「嗎啡」；這等「以太」「嗎啡」，更彷彿很多量的闖入白君的血管裏，使白君驟然生起一種敢爲所欲爲的新鮮勇氣；他便如同聽見上官的「向後走」的命令似的，立刻向後轉過來；他更如同已經聽見黑瞳人的招

賊似的，立刻快步奔去；……一霎功夫，一霎功夫，他便赫然站在福蔭巷第九號燈光燦灼的大門口了。

上天瞧得清清楚楚的：他起初站在門牌下面好久，做出那種特爲來找人家的樣子；跟着走到大門邊一個大開着的高窗子下面側聽了好久，又退至對面牆壁底踮起脚尖向大窗子內窺探了好久；……未了，便帶起一種又失望又欣喜又堅決的神情，奔了回來，轉至仁孝巷，跳進一家宿舍裏去了。

仁孝巷宿舍是白君好友孫君租着住的。

白君奔進孫君房間，便頹然倒在孫君眠床上。孫君從椅子上跳了過來，疑心白君猝然中暑了，白君搖手說不是，孫君才放了一半的心。孫君遞扇給白君，白君揮了數十下，風涼些了，便一五一十地把昨夜以來的事情向孫君說了。

孫君聽到半腰，打起又妬忌又譏諷又快活的神情插嘴道：

——如此說來頂好，你的命運有人給你分擔了！

——哈哈！你莫要太快于代我快活吧！你猜度失敗了。現在，容我再把以下的事情說給你聽罷：我在她那大窗子底下聽見裏面有「雀雀雀……」的噪聲，我便退到對邊牆壁底踮起脚尖來窺探；咳！冤孽

噫！設若她那間娛樂室的壁上，不是正對窗口懸塊大鏡啊，我的迷夢簡直不知何時才醒呢！感謝那塊大鏡的反映作用，使我從鏡內窺見她，便是天賦有二色黑牡丹的她，墮在一個漂亮男人的臂抱中，陪着許多男人在賭博。咳呀！頑固的我，愚直的我，太正派的我，立刻覺悟到這簡直是一個又無廉恥又無理解的靠美麗換糧食的壞婦人，立刻覺悟到她靈魂深處簡直同痰盂深處一般骯髒，並且立刻如同大夢初醒一般的奔到這里來。老孫，我一日夜所醉夢的美麗竹鷄，原來是隻醜惡烏鴉，我何等失望？但幸而未曾被勾入烏鴉窩中去，這却是我的大幸了！……至于那條手續理，我已摔入污溝了！

孫君聳聳肩頭，滑稽起回答道：

——我心坎底本不相信有什麼真貨會同你交易的！呵，我猜她是希罕你這副動人的漂亮面孔罷了，論到你這件舊綢衫，豈能博得她的青睞！

——這個我們無須多費唇舌！因為貞婦那怕花公子小白臉來媚誘她，她也能鎮心定性不為所動；而淫婦呢，即使襪履下走，她也要對之美目盼兮巧笑倩兮哩！我感謝禮教的嚴肅，使我不敢墮入烏鴉窩；我感謝小人的冷銳，使我不敢妄情肆為；我感謝愛情與

我無經驗，使我如懦夫臨大敵一般的望愛神而膽怯；
我感謝家庭與我無義，使我日日在決心做向上有爲的
男子漢大丈夫！……算了罷，一日夜的瘋醉，給我生
命史上留下一顆小污點！……

這時，有種悠悠的沈着的鐘聲從大開着的窗子落
入了這個小房裏，一落入就打得稀碎猶之一些肥皂水
泡。原來城站上那座複音大時鐘正陸陸續續敲九句的
晚點：

「丁東！丁東！丁東！……」

驢 的 呻 吟

「唉，連年姘姘，是何等地獄境界！」

召英坐在書棹子跟前，對着幾張載有清秀字跡的信箋沈思了二十來分鐘之後，不由得長嘆了這一聲。他那本來沈默的面貌，由于信箋上所報告的消息弄得異常悲鬱異常顛蹙的。他把信箋輕輕塞在抽斗裏，身子便慢吞吞地站了起來。他低着頭，背着手，在書房內踱來踱去。窗外頑皮學生們的吶喊聲哭泣聲，簡直足以震破人的耳膜，迷亂人的思路，然而召英一點不覺得！只幽幽地追憶起他的往事來：

——七年前同梅君結婚的時節，目標定得何等遠，希望定得何等大，天天把什麼「幸福創造何疑，且準備褰旗作健兒」的熱情話互相勉勵互相刺激。以

爲將來不要子，不要女，光光兩個兒，手挽手，肩並肩，一輩子享受無牽掛的幸福生活，詎知婚後未及一年，硬生了一個兒子。但尙強自解嘲，以爲有了一個兒子，對於幸福生活無大妨礙。如今一共有了六個，就是那些從教書得來的汗血金錢，都爲他們花費殆盡。而梅君的強壯的體軀也爲了六年的妊娠，一點點羸弱下來。現在梅君又懷妊三個月了，說不定梅君的生命就爲此斷送亦未可知哩！唉，……

召英想到這裏，腳跟在地板上重蹬了一蹬，喉間發出急促的聲音自言自語道：

「非把這未成人形的小東西弄下來，不足以救梅君。」他咬着指甲，大踏步的在房間裏走了起來。終於吁吁地發出絕望似的口氣道：

「誰家醫生肯擔任這個現行法律所不許現行道德所不容的事情呢？祇有任梅君沈淪入地獄境界以至身亡命喪而後已吧！」他一陣眼紅，一陣心焦，背脊骨增加一種奇異熱度，身體便頹然墜在大臂椅中。他眼花繚亂，模模糊糊地又把往事追想起來：

——那是去年的夏天，梅君斜臥在家裏大眠床上，臉色焦黃，身體瘦削，巨囊一般的肚皮隨身體的軟側而歪凸着，腹內的小東西隨胸部的呼吸而翕翕

顫動着。「我自料度不過這第六關了，我死了後，你好生愛惜這五個小雛兒吧了！」梅君十分乏力地說了這些話後，雙手攀住床邊，牙齒咬得緊緊的，努力掙扎了一陣，才把肢體稍稍移動一下，熱烘烘的淚珠兒也就從她那浮現着大黑圈的眼眶內一串一串地吊下來了。于是自己也眼淚汪汪的走至她床前，手兒輕摸她的腹，臉兒緊貼她的臉，懇懇切切地勸慰她道：「這完全是你的過慮吧，疲憊是當然的，待這一個產了後，我們總無論如何要找有效驗的避妊法了！」好容易捱到秋天。是重陽前三日的一個夜間，她低聲喊道：「召哥，我肚有點痛。」大概她這樣喊了至少總有十句了，我纔從酣夢中覺醒來：「那末，該是去叫穩婆的時候了。」穩婆剛走到門口，她已額汗涔涔，昏倒在我懷裏了！胎兒的軀體一部一部產出來，穩婆開始念悲慘的詞了：「落呀落呀！」……「頭落呀！」……「落呀落呀！」……「手落呀！」……「落呀落呀！」……「手落呀！」……她漸漸唇白手冷，漸漸呼吸細微，……

「啊啲梅君！」一陣涼風吹到他臉上，他不禁喊了出來。擦擦眼兒，吃了一驚，什麼雜歸幻滅，只有那孤另另的電燈早已吐出刺眼的光芒，棹子椅子床

兒架兒等靜悄悄地浸在潛水一般的光亮中罷了。

「緊關！難關！過了一關又一關！梅君呀，我總要使你免避這第七關！」召英站起來，兀自勉力給東一句。

* * * *

差不多成爲刻板文章了：召英和同事們在每天的晚飯後都要聚集在雅潔的事務室裏暢談數小時，以消除一日來堆積在胸中的塵悶的。

什麼都肯公開的召英，本打算把日間的感觸告訴同事們的，恰巧有位同事談到要把愛人招來城內營共同生活，以便多產幾個小國民的說話的時候，召英便情不自禁地插口道：

『哈！「造國民」是諸位甘心担任的莫大職責，「多男子」是諸位求之不得的莫大幸福。唉，喜歡同吾人願慾反對的無言冥宰，偏偏要使不願担任「造國民」的職責的我，生了許多小國民，偏偏要使否認「多男子」是幸福的我，年年添男丁！我呀，我常常發生一個同妻子永遠分居的念頭，正同諸位常發生同妻子永遠同居念頭一樣熱烈一樣急切，我所感受到的多子的痛苦也正同諸位所感受到的缺少子女的痛苦』

一樣深刻一樣沈重。呵呵，設若你們能夠打破血統的觀念，我真肯把我所有孩子當作糖果一樣的一個一個分贈給諸位，而還要頂香膜拜以伸謝忱呢。我爲什麼這樣嫌惡我的孩子？諸位心裏定生這個疑問。是的，我的確嫌惡我所有孩子，因爲我所有孩子個個都使我的愛妻痛苦過來，個個都使我的愛妻從九死中匍匐出一條生命過來。而我們的希望，我們的事業，都給這些孩子弄得禿禿精光，甚至于我們的愛情，有時也爲了他們而不能不破碎一點，不能不收縮一點，不能不犧牲一點。我自信我的本能足以戰勝我的命運，設若任我的本能盡量發展的話。咳，阻撓我的本能，幫助命運魔鬼作祟我的，就是我這些孩子。我第一個孩子出世的時候，我就覺得心頭上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東西很利害的很結實的來搥擊一下，肩頭上更覺得有一種其重無匹的硬石壓迫下來，因而我的靈魂便起了風一般長的嘆息。自此而後，產一個孩子，我的心頭輒痛頭一回，肩頭上輒加重一石，靈魂輒發一回太息。我不是人，我簡直是一頭負重載遠的驢子，孩子們是騎驢的旅客。他們嘻嘻笑笑的騎在你背上，無非因爲是你對於人生旅途曾經跋涉過來有一些可靠的經驗的緣故。你聽他喊你「老子」，其實是

他呼你「驢子」。他們管你一鞭，你就拚命馳去。但等到他們懂得一些旅途方向與行旅經驗時候，他們便離開驢子逕自去了，做驢子的只有席捲在西北風裏哀嘶孤鳴罷了。你們親眼瞧見的，我已經做了載負六個旅客的驢子，做得呻吟胼胝涕泗滂沱了！難得諸位還眼熱我這只驢子生活不成嗎？我老老實實告訴諸位：如其我一任造物的排佈而絕端忍受，那末，今年秋天諸位仍將同往年一樣大嚼我的湯餅了。可是，我今年已于割開臂皮種痘苗的時節，灌進一點新鮮血液到我的血管裏了，所以我發生新鮮覺悟並且鼓起新鮮勇氣，決定要反抗造物，要拒絕再做驢子，明白一點說：決定要把我愛妻肚裏剛有三個月生命的小東西弄下來了。我異常感謝梁先生的夫人有異常豐富的產科學識，並且還蒙梁夫人異常鑒諒的給我幾種道地的藥粉，我就要把藥寄回家去，只靜候我愛妻的使用，便能夠解除我妻第七次的受罪了。哈哈，諸位聽到，諸位必然驚悸萬分，以為是件了不得的舉動呢？』

召英一口氣說到這里，說得侃侃然，把肚腸角落蘊積着的辛酸氣都吐盡了，然後眼睜的又圓又大又光明地睜這位瞬那位彷彿靜候人家的讚許似的。

『是的，我聽得驚悸萬分，嗚呼，我還聽得背脊上冷汗直流哩！你之此舉，與持刀殺人者無以異焉！』一位胡君打起半生半熟的新文調這樣答覆幾句。召英着過去，看見胡君懶慵慵地墜在大藤椅中，他那氣吹成功似的胖軀體恰把大藤椅坐個飽滿，倘若把他生平最得力的一部四書堆在他的凹進去的胸懷中，那就活像一只定製的大皮球了！

『我且問你：』胡君吐了一口臭氣之後很莊嚴地又這樣說下：『我且問你，既孕之，又殺之，不亦癩乎？須知天生萬物，各有稟賦，汝安知此蠕蠕者非將來邦家之棟梁乎？唉，吾子未之思也！吾子惑于新，何謂新血液？何謂新覺悟？惑于新而違反上天好生之德，忍哉，若人！殘哉，若人！』

大家聽見胡君這番之乎者也的斯文調同越說越忿的態度，肚裏都在暗笑。

召英走到大圓桌跟前，舉杯呷了一口白水，緩緩地答辨道：

『胡君爲要維持舊禮教起見，所以要反對我，爲要修點口上道德以圖早生貴子起見，更要反對我呀！』

『不，不，憑着理知說話，我也委實覺得你這件

事情這樣辦不得！』担任數學的劉君不待召英說完，便很急促地很懇切地如此說下：『藥力墮胎，是違反自然的，這不自然的兇惡舉動，對於體質薄弱的尊夫人是很有害的。你聽我們的勸告罷：這第七個總聽其自然的瓜熟蒂落，而後你再找尋一種有效驗的避妊法罷。』

『老劉說的很對，老劉說的很對。』教英文的李君又誠懇地說起話來：『我且講一個可怕的故事給你聽：……』

李君遂開始談起故事來。這個故事，彷彿特為警戒召英特為勸阻召英而設的。

末了，召英恭恭敬敬地站了起來，對大眾一躬到地的行了一鞠躬禮，說道：『諸位愛我，兼愛及我的愛妻，才給我不少的辨論，不少的勸告，不少的駭人故事，使我晚前燃燒起來的那些奇異主意變得冰一般涼灰一般熄，我感謝諸位，……晚安！朝朝再見！』

＊ ＊ ＊ ＊

召英一躺上眠床，便迷迷糊糊地覺得踏上回鄉的旅程。宇宙間流動着的光輝，彷彿都非正色：矗立萬丈的山嶽是大紅色的，空闊而荒涼的草原是淺白色

的，波浪滔天的江水是橙黃色的。他畏縮，他恐怖，他戰戰慄慄，他發寒發熱。……俄而家屋在望，俄而就在妻子房內了。掀開床帷，但見梅君懶慵慵地躺在床，肚子如同裹着二斗米的大布袋，心中疑惑萬分：「不是說懷娘三個月嗎？三個月不該如此碩大吧！哦，上天好生之德太大，一胎二兒也說不定吧！……」他呆立在床前對梅君這樣癡想着。梅君憂鬱鬱地呆瞪着他不管。

「你以為我歸的突兀，惹你驚駭，你不高興嗎？
……

「你連年妊娠，怨恨生殖太頻繁嗎？……

「你和婆鬧什麼氣，因而遷怒我嗎？……

「那些孩子使你洩氣，你氣之未已嗎？……

「你答應哪？……

「答應我一句話哪！……

「答應我半句話哪！……

「答應我一個字哪！……

「喂！我的梅君！……

「喂！梅君！……」

召英這樣嘮嘮叨叨地問梅君，梅君的眼皮一開一闔，終無語答應，只伸出五個瘦削得十分可憐的手指

摩摩她那緊脹欲裂的肚。他由于尖銳的感覺立即懂得這是她肚裏極不好過的表示。他便毫不遲疑地。從衣袋裏掏出一個盛着紅東東的藥粉的瓶，用白水沖起來，彷彿一杯鮮紅的豬血。然後他去扶她，又戚然問她，她仍不開口。他給她撩開鬢邊的散髮，她那慘白的臉孔，差不多透明的血管裏並不是流動着鮮紅的血，乃是流動着一種青色的液體。他嘆了一口氣，低聲輕語她道：「梅君呀，你連年孀居，是怎樣使你苦痛呀！這杯藥是你費盡心機採辦來專為解除你的苦痛用的。你勇敢地喝下去罷！」她點了點頭，接了杯子一呷而盡。于是他坐在床沿，她枕住他的膝橫臥床上，他用手摸她的額，摸她的髮，摸他的腹，並且用了母親安慰孩子的溫存從衣袋裏拿出帕兒替她揩抹眼淚，揩抹額汗，她漸漸不安起來，漸漸呻吟起來，漸漸輾轉起來，眼淚同額汗越發雨一般的滾出來。他好生恐懼，好生焦急，遂離開她在房內徘徊起來。天邊上斜捲着一個紅色的太陽，搖搖欲墜發出疲弱的紅光。窗口外屋簷邊，一條枯瘠醜惡的黑貓打了一個呵欠，伸長項頸，望住內房，皺眉鎖眼，彷彿專來哀憐這可憐小房間內快有什麼大變故似的。……這些都是他踱步時一瞥而得的，但並未間斷他腦海中起落。

萬丈的思潮。忽然，「砰，砰，……」床上大響動起來，他便趕快跳了過去，但見她翻天覆地一般的在床上轉動着。他簡直束手無策，連呼喊的力氣也沒有了，只渾身抖個不住。末了，她平靜了，倒臥床上像一個運動後的疲乏者了。于是他伸手去抱她，她才覺得她全身都是脂膠般的紫色液汁。他剛起勢呼梅君，他覺得頓然有隻血做成的小獼猴從床壁角裏跳過來抓他，他駭怕極了，大吼一聲，向後便倒，……

召英睜眼一看，自己連頭帶耳裏在單薄的被窩裏，滿身透出發酵氣味的冷汗，原來是一場可怕的惡夢嚟！

＊ ＊ ＊ ＊

過了八個月之久的一個初冬晚上，召英書房內的電燈仍舊孤另另地發出刺眼的光芒，棹子椅子等仍舊靜悄悄地浸在清水般的光亮中，召英仍舊默沈沈地兀坐在棹子跟前。窗外落下的梧桐葉，一片一片打在窗門的玻璃上，直打入召英的心底。召英不禁長嘆一聲，棹上擺着一方橢圓小鏡，他抬起頭來時，便從那黯淡的玻璃面上窺見自己深陷的眼眶，浪狀的額紋與光溜溜的天靈蓋了！于是他閉了眼，閤了嘴，垂頭至

胸坎上，兩手交抱兩肩，顯得極其深思的。這樣深思了二三十分鐘，驀然抬起頭來，挺一挺胸膛，擦幾擦手掌，毅然決然地抽了一支鋼筆，蘸起墨水來，在一大幅富士紙上寫下道：

『我的親愛的梅君：這封信我本打算在三月裏的一個可怕的夜間就寫給你的，但多心多慮的我，覺得在那時——在你未產生時寫這樣的信給你，定會使你悲戚的。現在，你分娩了四星期了，你的玉體定然日漸健壯了，我便在這個時候剖開肺膀把我所要做的直直白白對你說，諒可無妨于你吧？唉，我倒底不能不對你說啊，那末，現在當然就是我說的時候了。親愛的，我們從前所希望着的所討論的幸福事業，現在究竟在什麼處所哪？！我永遠做頭驢子，你永遠做部生育機器，這算得幸福，這算得事業嗎？你接連連的負擔着，什麼惡鬼擾在裏頭，弄得我們這樣儘管向下墜，墜在債務裏，墜在嘆息裏，墜在淚池裏，墜在汗湖裏，墜在摸不着邊際的黑暗鬼窩裏那！親愛的，你常常咀咒社會組織不完全，咀咒生活程度儘管增高，甚至咀咒軍閥，咀咒政客，咀咒貪官污吏，咀咒資本家，唉呀，倒底還是咀咒我們自己的生殖率太大好罷。請你從「設若」方面去想想吧：設若我們七

年來沒有生產一個孩子，則我們就把省下的許多時間許多精力許多金錢拿來作為建設你我理想中的幸福樂園之用，縱然今日未能全部築成，但基礎總已安置好了吧。設若我們僅僅產一個孩子，那末，就委屈我五十多歲的母親，請她代我們撫育，則一個孩子豈不是給不了我們什麼伎倆？或者，設若我們七年間僅僅產生二個孩子，那末，再委屈你的母親，請她又代我們撫育，則二個孩子豈不是也沒奈我們何？唉呀，我真願痛哭一場呀！三個四個五個六個七個，接連連，連連接接，一點不肯讓你休息，一點不肯讓我休息！我們觸犯了什麼神鬼的怒？我們發了什麼瘋？其次，我們還該咀咒我們自己的頭腦：我們為什麼不同普通一般人一樣，承認「多男子」是莫大幸福？咳，我們的思想為什麼如此希奇？理解為什麼如此怪僻？呵呀，我們這樣怪僻的理解，這樣希奇的思想，而偏偏有這樣強盛的生殖機能，矛盾！矛盾！我們自身的肢體兩端互相矛盾！我們自身生命細胞內潛藏着無窮矛盾！親愛的梅君，我們也曾起過諸多殘忍的心情：第三個孩子墮地時候，我曾提議引用「截長補短」的原則把孩子送給那些「望子若渴」的人，但我們沒有膽量去實行，為的是沒有力量擋得住鄰居們的

悠悠之口的物議。我們又會引用「防患未然」——孩子對於我們當然是一種禍患呀——的原則，試用過好多避姪法，但全歸無效驗。今年三月裏，我曾兀自起了一個更殘忍的決心，就是想把你肚裏的胎兒弄下來的決心。但當天夜裏，這個決心便被學校裏同事們的不少辯論，不少勸告，不少駭人故事，尤其是我自己得到一個使我永世念着永世怕着的惡夢，弄得雲消烟散了！好了，好了，我明白了，我明白你我二人，的的確確是上帝用火藥捏成的二匹怪獸，所以你我祇需一碰見，就火星四射的發出火花來，就劈劈拍拍的結成火子來，甚至火燄迷漫的發起大火災來。所以，親愛的，我們此後什麼方法都勿必用，我們祇有咬緊牙齒，硬定心腸，向長期離居一條路走。唉呀，這條路何等孤寂何等冷酷何等崎嶇何等迢遠何等荒僻哪？！但是，我們惟有向這條異常荒僻異常迢遠異常崎嶇的路走，才能夠從嘆息裏從債務裏從汗湖裏從深池裏揮身振拔出來，才能夠拒絕再做驢子拒絕再做生育機器，才能夠免得再釀成大火災，而亦才能夠使你我的靈魂不至早早脫離軀殼尚有雙雙攜手踏入幸福樂園一日的希望，是不是呀？！親愛的，你聽清楚：此後的命運，當然仍歸你我分擔着，你我的愛

情，當然仍舊緊緊的連鎖着，我們只是簡簡單單的不要會見好了！親愛的，因為實實在在我太愛你了，你太愛我了，不離居，我們又要，……唉，又要釀成大火災的呀！親愛的，我們應該比如，唉，不得不比如呀！比如我是鰥夫，你是寡婦！不，不，我們不能完全這樣比擬，因為我們的靈魂仍然繫戀着，……好了，二十年後再見吧！……』

召英一筆不停地寫到這里，寫不下去了。他那四五年來醞積在胸坎深處的熱淚禁不住雨一般的傾出來。他便拋了筆，兩掌包住臉孔，頭埋下去擱在棹板上。這樣過了許多分鐘，突然抬起頭來。淚痕狼籍地對着那盞已經淡化在清寒的夜氣中的電燈哀告道：「恕我反悔，十五年後再見吧？！……」

佳 遇

翁明離先生在教育局做事務員足足五年了。五年中間，天天奉承着局長的意旨辦理一些平凡呆板的事務，天天在一個笨手笨腳的門房面前出入來往，天天踏進一個狹陋陰暗的房間內休息睡覺，並且天天在一樣的時候起床，在一樣的時候用餐，在一樣的木椅上坐，在一樣的土階上走。真真的：許多年，許多月，許多日，許多時刻，都一般地過去，一點沒有變遷，一點沒有興趣，甚麼得意事也沒有，甚麼失意事也沒有！

但是，在他那多角形的腦袋中却時常發生許多許多恍惚難捉的幻想，在他那涼冰冰的繆夫床上夜夜製造許許多多隱密難言的幻夢；這些幻想，這些幻夢，

他固然覺得有種宇宙間所不能有的安慰，但同時他又覺得有種非他鈍舌所能言喻的痛苦。所以，每當他公事完畢與夫夜神降臨的時節，他就要躊躇一番：趕快把自己關在房裏去從幻夢似的想念中夢魂中找求安慰呢，還是趕快去從人生社會裏頭鑑賞那些幸福男女的熙攘往來以圖滿足單方面的可憐願慾？末了，他就養成一種晚餐後必到市場上散步一回然後才睡覺的習慣。你看，這習慣真使他瘦削羸弱了不少啊！

他在市場上散步，常慢慢地走。他遇見一對一對的並肩而行的男女，就彷彿受着一種莫可抵禦的打擊；因而他感覺到老天待他們特別厚特別好；而他們又竟像有意惹人注意惹人惱恨似的在他咫尺跟前唧唧噥噥，他怒從心起很想跳上去賞他們一拳。他有時遇見三兩個青年俏皮女人，就彷彿受着一種強烈的誘惑，就疑心莫非是造物故意擺在他跟前以備他擇取的；但待他剛生了一個同她們攀談攀談的冒險念頭時忽又馬上被耳目衆多的威嚇而避走了！

甚至於他留心到來往男女的數目了！有一次，在他散步的盡頭時，他很驚訝地自言自語道：

『二十三對愛情男女，十七個俏皮女人，有這樣多呀！我身邊爲什麼一個也沒有！我今天孤零丁』

明天孤零丁，孤零丁得沒有一個人像我這樣孤零丁
嚙！……』

他更知道那些容易遇見俏皮女人及愛情男女的區域了：東府大街總比西府大街多，寧利百貨公司門前總比廣智書局門前多。

他每次散步回來時總是一樣的惱怒，一樣的氣忿，無緣無故把茶杯墨盒等物弄的十分響，並且自己對鏡子裝鬼臉，咬牙切齒，擠眉怒目相視！

——可憐！十二塊錢一月的薪水，不容許他有供養女人的慾望！社會上簡單的冷酷的規約，不容許他和女人隨便會合！他在這平凡惡劣的環境裏，真個差不多連甚麼希望也不該有！連甚麼嗜好也不該有！

這一天，他和教育局會計杜先生用晚餐，好酒成癖的杜先生一定要明離先生也喝酒，明離先生覺得情不可却，才皺緊眉頭喝了三個指頭多的酒，這算是明離先生難得的事！餐後，明離先生絞起一條完全全一種繆夫氣味的毛巾洗過面，就為習慣的驅使獨自走出門來。皎潔明艷的月光，滿含詩情的月光，真個難得看見，使他在門檻上站住，他深深地感動了。

後來，他在一條寂寞的便道上慢慢地走，矮矮的

冬青樹排列在兩旁。影子倒瀉在地上，青綠色的枝頭吐出青甜的馨香，在這光明而溫暖的秋夜裏，儘看浮沈上下。葉子叢中，照見千百成羣的流星般的飛螢。遠遠的夜鶯散出牠們的音樂曲子，使人聽了，悠悠地像在夢裏一般。明離先生一陣神蕩，一陣心亂，低低嘆道：

『倘若這時有一個女人在我身旁啊！……』

約莫行了半里多路，漸漸行近東府大街了。一團冲天的紅光，罩住了凝住了眼前的一切。跟着，一片鬧聲直湧到耳朵裏，於是明離先生便看見一羣羣的一對對的男女，彷彿都爲了情慾的需要而狂熱地追逐着，一乘乘的一隊隊的車輛，彷彿都爲了供給這些癡男女的需用而沒命的奔跑着。一切人，一切人，都把各人從積世祖宗遺傳下來的無窮盡的情慾，直接的或間接的在賣買着，授受着，酬酢着。他，獨有他自己覺得自己被造物之主屏除于此等幸福範圍之外。于是他就很想咀咒蒼天，因爲這掌管人間一切的無言真宰，太對不住他了。現在，或是從前，他何嘗不很想滾到這些聲音這些人羣這些生活這些情感中間去！但是，他如何滾得進去？他滾進去之後，他知道怎樣賣買授受與酬酢？唉！……

他坐在市場盡頭偏僻的小菜場中的橫木上，這裏拿來隱避他內心慚愧所表現出來的痛苦神情是最好沒有的。他神思昏亂，他彷彿看見一部完全灰色的翁明離的生命史突然呈現在黑暗的眼前，他便窺見很愁慘的很模糊的紙頁，一點沒有采色一點沒有花樣止有寫着「孤單」「貧困」「鰥獨」字樣的紙頁在黑影中跳躍。猛可裏，猛可裏，有一個女人用一種又溫善又驚訝的聲音警告明離先生道：

『先生，你的鞋子踏在水窪裏裏，快要溼透哩！』

明離先生「唔」的一聲，纔同大夢初醒一般，纔感覺到腳底心有股冷氣沿着脛骨直沖上來，纔看見對面立有一個手擎煤油燈的女郎對自己說話。立刻的，立刻的，一副紅潤而淺黑的憨笑的臉孔，帶着兩顆發反射的黑水晶球兒似的眼珠，從迷漫的煤油烟同淡紅的煤燈光中映透過來。一霎功夫，一霎功夫，她退後幾步，彎了腰，兀自向濕淋淋的泥地上找甚麼遺失了的小物件去了。明離先生自「唔」了一聲之後，一點沒有動作，一點沒有言語，這種偶然的佳遇，這種意外的溫存，真使鰥居的他驚異萬分，窘困萬分！然而，他馬上感覺到自己是一個如同久困于飲食的乞

巧，目前這位十七八歲的女郎好比作一位有施捨大願的慈善者；今天一碰到，一開頭，這慈善者便對準他彈奏出和善的心弦；于是他便猜想到必定是一宗非凡的思緣從天外飛來，于是他便窺見一條玫瑰色的前途在眼前鋪展，于是他便生了一種不可抑制的情慾衝動，站起來跨前幾步，捉住女郎的臂膀，咕咕訥訥地說道：

『姑娘，我感謝你！……姑娘，我愛你！……姑娘，我……』

這位女郎嚇得如同小雞碰見黃鼠狼似的，立即哭喊起來：

『這是什麼人……哪！』

明離先生不待女郎喊畢，便再進一步，橫抱住女郎的腰身，懇懇切切地說道：

『莫做聲，莫做聲！我是教育局裏的辦事員……』

女郎禁不住氣忿，一面掙扎，一面呼喊：

『有鬼哪！救命哪！』

明離先生移動手腕，圈住女郎的項頸，把嘴唇掩女郎的嘴唇，並以吻接女郎的嘴唇。女郎用力一蹬，嘴唇脫了險，立即迸發出一種如同巨貓被野獸踐踏着

所發出的哀聲：

『快救命呀！快救命呀！』

女郎隨即把那盞早已熄滅的煤油燈摔在地上，趁勢給明離先生左頰一巴掌，明離先生的耳鼓立即起了狂濤怒號一般的巨響。這巨響，就使他立刻懂得事情是失敗了，是糟糕了，是闖禍了。他唯一的動作，是放手奔跑。他踐過街石的水窪，鞋襪上袴管上濺滿污水。他喘着，吁着，狼狽，昏亂，如同被數十枝獵槍所壓迫的鹿！

他仗着月光的引導，一直奔進教育局的門，一直奔進自己臥室的門。他的身軀墜在椅子上，腦袋靠在椅背上，眼睛睜得圓圓的瞅着遍體傷痕的天花板。唉呀，那遍體傷痕的天花板上立刻顯現出剛纔侵犯過的女郎的幻像：青布衣裳，淺黑膚色，愁容戚戚地要把手中的煤油燈扔來……。明離先生馬上搖了搖頭，把兩掌掩住臉兒。他的胸中像有個有齒的大輪盤在旋轉着，心兒，肝兒，肺兒，都被軋壞了，生起一種莫可名狀的痛楚。于是他坐挺直起來，兩掌鎮壓住胸坎。他的視線一射在書案上擺着的一塊愁慘的圓鏡子上，他就發見自己左頰上有三四條好像火烙印印過的紅痕，他皮膚裏頭更隨着浮上一種熱痛的感覺。于是

羞恥，悔恨，哀傷的心情都跟着熱血湧騰上來，三十五年來胸中所儲藏着的所蘊積着的熱淚都從眼眶裏直衝出來，而嗚嗚咽咽的痛哭聲就從深長的肉喉管裏爆發出來了……

0